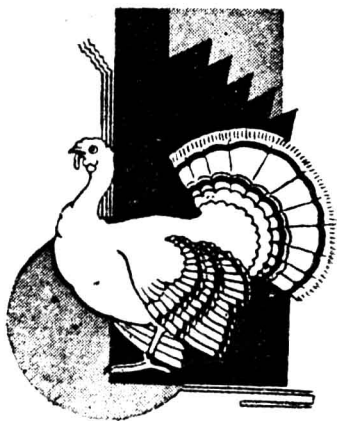


端午橋判牘

端午橋判牘



上海中央書局
上海中央書店

清朝十大名家書

曾國藩家書	李鴻章家書	林則徐家書	胡翼家書	鄭板橋家書	彭玉麟家書	左宗棠家書	張之洞家書	紀昀家書	袁世凱家書	曾國藩家書	李鴻章家書	陸稼書家書	張船山家書	樊山家書	曾國藩家書	于龍家書	袁才家書	胡翼家書	端午橋家書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定價六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清朝十大名吏判牘

以上各書依定價實售一折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重印

端午橋判牘

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出版者 平如衡
 印行者 中央書店
 藏版者 中央書店
 校訂者 江不平
 發售者 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中央書店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

代批發處

新文化書社
上海福州路中市

著 者 小 史

端午橋。名端方。滿洲人。無姓。漢人以姓端名方目之。實誤也。起家筆帖式。以勤敏拔擢。至道員。分發江蘇。洊升至江蘇巡撫。後升湖廣總督。轉兩江總督。宣統元年。改升直隸總督。以送光緒及西太后葬。沿途拍照。隆裕后大怒。以其大不敬。立行斥革。至宣統三年。四川亂起。以慶親王保舉。重行擢用。初簡督辦四川鐵路事宜。未幾。卽將川督趙爾豐革職。改授四川總督。率兵入川。至資州。鄂省革命軍起。全國響應。川軍亦變。端知事不可爲。擬乘間回南。而變兵已起。將端殺死。端爲人極禮賢下士。文才亦佳。有滿洲才子之稱。所著各項批判。傳誦一時。雖其中不無幕友手筆。或爲之潤色。或爲之點定。而要之其才亦足稱。較諸同時滿洲各官吏。如瑞徵增韞輩。賢明多多矣。

新編
評注

端午橋判牘菁華

目次

石女離婚之妙判
側室爭寵之妙判
杖斃悍媳之妙判
貞婢逃亡之妙判
誣姦幼婢之妙判
和尚離婚之妙判
改嫁還聘之妙判
藉屍圖詐之妙判
船戶殺人之妙判
女性纏訟之妙判

矯正姻緣之妙判
血案株連之妙判
妬奸殺奸之妙判
業師救徒之妙判
妄請拘押之妙判
當堂撒潑之妙判
招夫被騙之妙判
婚姻纏訟之妙判
勢利賴婚之妙判
謀夫冤獄之妙判

保釋胞姪之妙判

自稱小的之妙批

串娶孀媳之妙批

不准株連之妙批

懇請開釋之妙批

賣妻圖詐之妙批

後母被竊之妙批

健訟挨打之妙批

賣婢作妾之妙批

嫡子逼醮之妙批

乘喪竊物之妙批

悍姑賣媳之妙批

續娶被拐之妙批

書吏被毆之妙批

妓院討賬之妙批

病中誑妻之妙批

秀才白吃之妙批

寬嚴並用之妙批

拐逃弟婦之妙批

情痴囚禁之妙批

急娶受騙之妙批

暗殺疑獄之妙批

瞻養友妻之妙批

情節奇離之妙批

調戲姪媳之妙批

互控拐妻之妙批

醜事求息之妙批

失物退贓之妙批

逆子圖詐之妙批

堆棧糾葛之妙批

尼姑還俗之妙批

葬夫爭訟之妙批

調戲子妾之妙批

母捉子姦之妙批

贖房糾葛之妙批

教師訛詐之妙批

斂錢帮扛之妙批

捏飾賠墊之妙批

趕逐嗣母之妙批

拐逃髮妻之妙批

妾求離異之妙批

馬弁拐妻之妙批

債戶擄人之妙批

保釋流氓之妙批

吞沒積穀之妙批

母子涉訟之妙批

訛詐姪媳之妙批

討債遞籍之妙批

挺抗逼醮之妙批

宿廟被戕之妙批

塾師失物之妙批

端午橋判牘菁華 目次

新編
詳注
端午橋判牘菁華

虞山襟霞閣主編纂
衡陽秋痕廬主加評

石女離婚之妙判

葛春生娶趙氏爲妻。成婚一月。忽爾訴請離異。稟辭中謂趙氏係石女。不能生育。將有絕嗣之虞。爲此呈請離異云云。實則春生另有戀愛。因趙氏由父母自小締姻。一時無法解約。將就結褵。後猶見趙氏面貌不美。益形懊喪。遂商諸某訟師。誣指趙氏爲石女。呈請離婚。兼施運動。縣判果得斷離。趙氏父痛女受此。不白之冤。上赴督轅控訴。竟得斷合。其判詞云。

訊得兩造自小締姻。新經合卺。魚水之情。克諧定卜。徵祥熊夢。蜜月之期。乍滿安知難衍。螽斯乃葛春生竟冒昧而行。妄稱女不懷春。難延嗣續。杜縣令何顛預。乃爾竟謂勢難偕老。遽判分離。獲勝訴者私心得遂。戴德殊深。遭敗訴者白璧貽羞。沈冤可憫。女子以貞潔爲重。自宜從一而終。男子多輕薄之流。定然別有所好。况婚逾匝月。木已成舟。不育雖干七出之條。無從證實。按律實無下堂之例。不准分

離。應。判。葛。趙。氏。仍。位。正。室。葛。春。生。如。敢。虐。待。着。葛。趙。氏。邀。同。兩。造。親。族。析。產。分。居。誰。敢。抗。違。稟。究。着。卽。具。結。完。案。此。判。

〔評〕端午帥爲有清末葉之有名人物。多才好學。生性耿介。觀此判。直揭隱私。按理直判。使人無可置辯。并料強離作合。必無善結果。終判以析產分居。具結完案。保全弱女子。可謂無微不至矣。葛趙氏何不幸而遇人不淑。又何幸而遇此明察秋毫之好長官耶。

側室爭寵之妙判

左明德娶一妻一妾。妻生子而早亡。妾不育而失寵。旋與孀婦劉王氏姘識。兩情繾綣。儼如夫婦。迨至嫡子成婚。迎姘婦入宅。同受子媳參拜。妾與爭不得逞。反被姘婦掌頰痛罵。憤怒欲絕。覓刀筆吏赴縣申訴。不得直。轉輾控至午橋案。下一堂斷決。其判辭云。

判。得。側。室。扶。正。律。有。專。條。寡。婦。再。醮。例。所。不。禁。各。具。充。分。理。由。宜。乎。供。詞。各。執。兩。雌。不。並。立。本。屬。恆。情。後。進。而。爭。先。奚。能。忍。受。戰。雲。激。起。訟。費。難。平。妒。津。之。惡。浪。翻。

騰中菴之醜。言悉露。增羞。闔。貽笑大方。本部堂用抱息事甯人之意。爲籌排難解紛之謀。着卽分居兩室。毋啓爭端。共戴一天。不分偏正。今夜文君當夕好暢聆相如之琴。來宵朝雲待巾。莫笑譏東坡之肚。倘敢故違。定干重懲。是判。

〔評〕能吏斷獄。雙方兼顧。所以下判後。兩造均願遵斷而息訟。此案情節極離奇。而判詞極光明。所引用文君朝雲兩典。恰合身分。蓋文君係寡孀。而朝雲乃蘇東坡之愛妾。曾譏笑東坡滿肚皮不合時宜。謔不傷雅。堪稱妙判。

杖斃悍媳之妙判

王松林生姓懦弱。其妻李氏。悍潑而淫蕩。未嫁時。先與訟師郭三有染。嫁後。常託辭歸省。赴郭三家。締續舊好。日久。隣里咸知。穢聲四佈。松林微有所聞。正言規戒之。反被李氏擲盞燬器。大發雌威。松林既愛其色。又懾其威。忍辱吞聲。不敢再事干涉。那知愈縱愈肆。益復肆無忌憚。凡遇松林外出。卽引郭三入房。一日。被松林之母。入室闖破。略加詰問。李氏遂老羞成怒。竟敢持木棒痛毆其姑。奸夫在旁助手。直欲置姑於死地而後已。幸得隣家聞呼救聲。恐釀逆倫重案。

遂破扉直入。將其姑救出。奸夫乘間脫逃。及至松林歸。謹抱家醜。不可外揚之義。並不赴縣請究。其母遍體鱗傷。又不能投縣稟訴。幾成不白之冤。旋爲午橋所訪聞。立提一千人到案。按律治罪。大快人心。其判辭云。

審得王李氏。潑辣成性。屢施獅吼之威。王松林姑息養奸不恥。頭巾之綠。論理穢跡。既彰。亟宜呈請離異。無如乾綱不振。卒爲釀禍根源。任妻室荒淫不檢。累老母遍體受傷。孝道何存。治家無狀。着責掌三百。以儆爲懼。內養奸者。鑑悍婦王李氏苛待親夫。不守婦道。既乖三從之義。又犯七出之條。更復怙惡不悛。得間引面首入房。悍潑絕倫。持棒毆親姑。瀕死傷痕。具在國法。難容奸夫郭三。避竄奪結。助手毆尊。殺有餘辜。罪當重懲。着將悍婦奸夫一併立斃。杖下以肅風化。而惕人心。切切此判。

〔評〕不愧爲名臣斷獄。至今讀之。又虎虎有生氣。

貞婢逃亡之妙判

秦炳生年老好色。垂涎使女月梅之色。屢欲與之私通。皆遭拒絕。炳生老羞成

怒下辣手百端凌虐之。月梅不堪其苦。夤夜子身潛逃。藏匿錢仲卿家。錢妻詢悉顛末。憐其身世。收爲使女。旋爲炳生瞥見。向索不還。涉訟經年。至午橋案下。始斷結。其判辭云。

使女月梅。自幼由父母得價絕賣於秦氏爲婢。既長。雅鬢豔絕。宛如解語之花。家主情鍾。屢試偷香之手。乃月梅矢志不從。而炳生老羞成怒。化愛爲憎。頻施撲責之威。不別而行。另擇依棲之地。幸遇金仲卿惻隱爲懷。收逃婢保全。貞操公理所容。可惡秦炳生。瀆稟不已。追逃婢備作小星。良心何在。紅顏奚能伴白髮。枯藤豈可繞海棠。事不近情。虐亦太酷。着秦炳生罰鍰百金。以示薄懲。月梅發堂留養。擇配良人。此判。

〔評〕斷案以息爭爲尙。此案爭點爲月梅斷歸秦。既有拒姦凌辱等情。殊背人道主義。斷歸金。助長逃亡窩藏之風。亦非法律所容。判以發堂擇配。爭點去而訟事息。非老於折獄者。曷克臻此。

誣姦幼婢之妙判

妻兄覬覦妹夫財產。暗中教唆。誣控妹夫強姦幼婢。冤獄已成。經受冤之母赴省鳴冤。案始得白。其判辭云。

訊得婢女小四年。纔十二。身短而面黑。周起凡。雖愚。何至捨棄。年相若之妻室。而強姦此初解。飢飽之幼婢。耶。揆諸人情。豈有是理。派員調查。始悉真相。此案起因。實由周起凡富而寡。情鄉黨絕。無和睦之戚。愚而揮霍。奸宄頓起。覬覦之心。冤獄構陷而成。梅令混帳。定案。着卽革職離任。以爲辦事糊塗者戒。諸小石身列膠庠。誼關至戚。應爲妹倩。指臂之助。反作此案。教唆之魁。此等衣冠禽獸。豈可任其畏罪潛逃。逍遙法外。准卽行文各省。一體協拿。歸案治罪。穩婆羅關氏。久充公役。被其捏飾。誣害者。不知凡幾。着卽斥革公役。監禁五年。周諸氏。旣知乃兄教唆。誣陷。理應先事報信。事前旣守口如瓶。臨事又不挺身營救。何絕無伉儷之情。乃爾本應處以責罰。姑念身懷六甲。着其姑周李氏帶歸。善加教訓。周起凡無罪。着卽開釋。以後務當安分守己。莫再游蕩揮霍。有負本部堂昭雪沈冤之至意。凜遵毋違。切切此判。

〔評〕辭嚴義正。直官判獄。畢竟不凡。

和尚離婚之妙判

黃少耕自幼聘定屈季高之長女。少耕既長。又與某姓女郎自由戀愛。誓以嫁娶。并逼少耕與屈氏退婚。先請原媒往商。不允。提訴訟。理由不充分。仍不准。少耕愧無以報某姓女郎。遂與訂約。相待五年而後嫁。遂入天甯寺削髮爲僧。屈季高明知是係搪塞作用。邀同黃氏親族入寺逼其還俗。少耕遂以和尚具名。請求離婚。可稱絕無僅有之奇案也。其判辭云。

訊得和尚空色。本係俗家。因離婚未遂。不得已而逃禪。親族苦勸無效。官長訓諭不遵。果然勘破塵緣。斬除煩惱。祛七情於孽海。古井不波。撥六欲於禪門。凡心不動。則慈航普渡。衆生法律。不禁修道。准爾離婚。皈依釋教。終老名山。蕭寺常依。禪榻蒲團。若然六根不淨。有汚佛門。五蘊未空。逃歸俗姓。准屈季高扭解。有司治以應得之罪。凜之毋違。是判。

〔評〕吾知屈季高見此判語。必然心和氣平。惟黃少耕弄假成真。必生後悔也。

改嫁還聘之妙判

彭君亮之子。聘定周根雲之女爲妻。未及成親。君亮挈子赴日本經商。一去六年。杳無音信。根雲遂將女改嫁于郭少溪。閱二年。生子已週歲。忽然君亮挈子歸里。定期迎娶。而媳婦早已改嫁矣。君亮遂赴縣稟控。縣令以周氏女斷歸君亮之子。郭少溪不服。赴午橋案下。上控得勝。訴其判辭云。

訊得周根雲之女。先與彭君亮之子訂婚。收過聘禮四十金。金約指小銀錠各一具。旋因君亮挈子遠出經商。六年絕無書信往來。根雲祇道其子已亡。遂將女改嫁于郭少溪。業已生子週歲矣。而彭君亮忽然挈子歸里。定期迎娶。無着。赴縣控訴。趙令拘泥彭姓禮聘在先。將周氏斷歸彭姓爲歸。使夫妻母子頃刻分離。而周氏則兩地蒙羞。離郭門則爲失節。入彭門則爲不貞。按諸良心。殊覺不安。差幸周氏未入彭門。尙在母家。否則失節敗名之罪。趙令實尸其咎。着周根雲卽日送女仍歸郭氏。以全名節。前曾收過彭姓聘金。聘禮加一倍繳還。着馬君亮以此聘金爲子另行聘娶。佇看鄆州之月。別有團圓。而石尤之風。永平波浪。趙令記大過二

次以爲輕視名節者戒。此判。

〔評〕老吏折獄。經權並用。趙令之受記大過者。蓋由拘泥不化所致。此案若使起訴於郭少溪。未曾迎娶之時。周氏女應當斷歸彭姓。既娶之後。則木已成舟。難以再歸彭姓。所以重名節也。

藉屍詐圖之妙判

蟻媒李王氏。勾誘楊居寬之長女。至其家作不端事。旋被居寬查悉。糾人將李王氏痛毆受傷。因此得病身亡。其夫李老大亦屬市井中無賴。頓萌圖詐之念。將屍體蒙被扛入居寬家中。至半夜自行投屍於井。次日反控楊居寬毆死其妻。沉尸滅跡。以圖訛詐。冤獄將成。至午橋案下始昭雪。其判辭云。

訊得李老大供稱。楊居寬兩次糾衆將妻王氏痛毆。究有何仇。下此辣手。又稱不知。而據楊居寬供稱。李王氏向作蟻媒。不安本分。民與之口角。則有之。毆死滅跡。實無其事。李老大自于夜間將妻蒙被抬入民家。民適赴鄉賀喜。以致家中無人攔阻。及至次晨。民妻出視。憩坐室中。只留棉被與棕墊。人跡杳然。方深詫怪。忽然

李老大闖入。不見其妻。聲勢汹汹。尋至井畔。始譁然大嚷。謂民家毆死其妻。沉尸于井。以圖滅跡。及至民歸。報縣請驗。謂係死後落井。身有木器傷七處。薛縣長卽繫民于獄等語。核奪兩造供詞。糾衆毆打是實。沉屍滅跡則妄。業經委員復驗。死後落井。身有傷痕七處。均非要害。奚能致命。明係被打後患病而死。遂于深夜蒙被抬入楊家。至人靜後。投入井中。以作藉屍圖詐之計。實屬刁惡已極。本當按移屍圖詐律治罪。格外從寬。處以監禁一年。期滿驅逐出境。該屍棺由其子領回埋葬。楊居寬糾衆毆人。亦屬罪有應得。姑念名登賢書。着令罰鍰一千元。撥充官立醫院經費。以爲恃蠻毆人者戒。此判。

〔評〕此老判案。直有海剛直公之遺風。

船戶殺人之妙判

錢呂氏。乃布商錢錫卿之繼室。錫卿前年病死。遺有一子。名少卿。係前妻所生。娶妻杜氏。伉儷甚篤。而呂氏不甘寡處。暗與船主王阿掌私通。而少卿每屆節關年底。必雇坐阿掌船。赴鄉收賬。時逢年關。少卿定期出發。日間先發行李。黃

昏別妻辭母落船。乃杜氏安睡至天明。忽聞叩門聲甚急。并高呼新娘子開門。杜氏急忙下牀。拔關啓視。見是阿掌。阿掌卽問少卿先生何不下船。杜氏告以昨晚黃昏卽離家登舟。阿掌答言未來。當卽回出尋訪。杳無踪跡。阿掌遂教唆呂氏赴縣控訴。媳婦謀殺親夫。燬屍滅跡。冤獄構成。將杜氏拘囚女監。備受刑苦。實則少卿被阿掌在船中謀斃。繫石沈屍於河。後經杜氏之父赴省鳴冤。經午橋私行查訪。沈冤始雪。其判辭云。

訊得錢杜氏伉儷情深。何從起殺夫之念。錢呂氏年屆四十。身爲寡孀。不應華服濃妝。更證諸船戶阿掌敲門時口內大呼新娘子。蓋其意中已知錢少卿不在家。故于無意中洩漏口風。及至提阿掌嚴鞫。供認謀斃少卿。沈屍于河。并與呂氏通姦三載。旣汚其母。又殺其子。實屬罪大惡極。應坐以殺人罪梟首示衆。錢呂氏旣未同謀。情尙可原。免予治罪。惟不安于室。有關風化。着鞭背三百。令入清節堂養老。錢杜氏奇冤已白。着卽開釋。隨父家居。錢姓財產帶歸娘屋掌管。將來擇一昭穆相當之嗣子。繼承錢氏香烟。浦縣令訊案。妄用酷刑。實屬昏聩已極。着卽革職。

離任。此判。

〔評〕燃犀燭奸。懸鏡照膽。使惡棍無可遁辭。賢媳奇冤得白。讀此判。吾爲之浮一大白。

女性纏訟之妙判

姜子章夫婦雙亡。遺兩妾一女。并財產若干。女名秀貞。係正室趙氏所出。年尚幼。家產由長妾李氏執管。未幾李氏物故。由李氏生母權管家政。使其子阿云與次妾孟氏通姦。生子一。竟以之頂立姜氏香烟。秀貞不服。投縣稟控。武令判以子章家業。妾女各半均分。姦生子歸李阿云領回。此爲案情之初誤點。迨秀貞年長。結識一青年流氓。耗其家資七八千。孟氏赴縣稟究。青年畏罪潛逃。劉縣令判將秀貞交已故嫡母趙氏之妹狄趙氏領去。狄氏本非安分者。秀貞又係自由女。居其家。遂演出爭風吃醋。種種臭風潮。涉訟公庭。各灑秀貞擁有多金。皆不肯干休。由縣而府而省。直至午橋案下。始得判結。其判辭云。

審得此案都屬妾女纏訟。前後八年中。三起三落。始作俑者。都由己革溧陽武令

折獄糊塗。養癰成患。至今日而仍未收功。當初次涉訟時。章秀貞年未及笄。或爲之擇一好婿。或爲之選一合法監護人。章孟氏夫死失節。與人通姦生子。敗壞門風。極宜判發官賣。乃武令都不出此判。以妾與女平分遺產。實屬糊塗已極。今日秀貞之不自檢束。實由武令階之厲也。及至二次在原縣涉訟。無獨有偶。劉令亦係混帳東西。判將無主之秀貞。交素不安分之姨母留養。宜乎該令暗遭天譴。閱年卽疽發背。死有此兩誤。致秀貞今日以一女而受兩姓之聘。姨母狄趙氏受聘許于周君祥。庶母章孟氏奚得甘服。遂勾串巡官金麗生。出場爭娶。狄趙氏遂縱周君祥刁姦秀貞一弱女子。耳空中柳絮。任憑風力。以飄零水面。桃花竟逐水流。而浮泛相從。蔓草願抱衾裯。論理姨母本無主婚之權。但木已成舟。事難反悔。祇得斷成眷屬。章孟氏既不甘守節。着卽追回武令所斷給之家產。暫由秀貞之婿執管。待秀貞生子。卽繼章門香烟。而得孟氏交還之產。誰敢抗違。提案嚴懲不貸。切切此判。

矯正姻緣之妙判

周閣梅生有二子。長名石笙。奇醜而性戇。次名玉笙。美秀而多才。聞屈子昭家
 生有二女。却是長女美而慧。次女醜而蠢。央媒求聘。論定妹配兄而弟配姊。兩
 雙天然嘉耦。子昭自亦首肯。傳紅配合。只能姊配兄。則與翁姑無冲剋。閣梅極
 重風鑑。准移兄聘姊。移弟聘妹。而在媒妁前。並未明白表示。玉笙微有所聞。亦
 徒喚奈何耳。閱時未久。石笙忽然病勢垂危。又信風鑑家言。命裏必得見紅。方
 可化凶爲吉。遂央媒說合。迎屈氏長女來家充喜。論定居一月而返。長女入門。
 見未婚夫貌醜而病。大深詫異。玉笙有心洩漏。易聘之真相。兩人相對大哭。女
 曰。逼我嫁醜夫。惟有一死。玉笙遂挈之連夜宵遁。不料好事多磨。被督署巡查
 所獲。午橋訊得真情。玉成其美。爲兄弟姊妹矯正姻緣。其判辭云。

判得佳人配才子。公理所當然。巧妻伴拙夫。人生之不幸。周玉笙有八斗之才。屈
 晚芬具千嬌之色。天成嘉耦。石證前緣。好事多磨。聯姻中變。易配避刑。剋之命造。
 冤孽由風鑑所構成。乃以佳士儷陋女。阿翁實是痴聾。又將佳婦配傻兒。小妮子
 大深詫異。詢得真情。挺而走險。方期從此遠遁。別覓金屋。以藏嬌。不料巧遇巡查。

捉入官衙而哭。稟憐爾有情眷屬。莫教錯過姻緣。本部堂爲媒矯正雀屏之選。爾岳父作主訂定鴛譜之名。以畹芳配周氏長子。畹芬配周氏次兒。使夜叉成對。而璧人交輝。是判。

〔評〕端公亦屬多情者。觀此判語。恨不得使天下佳人才子。盡成有情眷屬。語云。多才者必多情。此言洵不誣也。

血案株連之妙判

朱義成夫婦俱歿。遺有兩妾三子。并十餘萬財產。長子梅生。係正室所生。年長而名列膠庠。長妾趙氏生二子。名喚荷生。菊生。年俱幼。次妾雲氏生女名巧玲。年剛及笄。與表兄桂馨有曖昧。梅生因見桂馨常來與巧玲鬼混。曾經面斥其非。其時家政由趙氏掌管。惟有梅生已分產各炊。是年冬。忽然被盜。直入雲氏臥室。巧玲臂受浮傷。雲氏竟被殺死。幸得梅生在樓上開槍。盜始呼嘯而去。次日由梅生赴縣稟報。謝縣令卽來驗勘。見壁有空穴。盜匪穴入門出。劫去衣服銀錢約值千餘金。于是勒限捕緝。未曾弋獲。乃夏桂馨教唆巧玲。在趙氏前誣

指強盜是梅生所邀來。意欲殺盡衆人。獨占家財。趙氏誤信讒言。即邀同胞兄赴縣控告。梅生引盜入室。弑母劫財。并以廚夫陸三和爲邀盜之證人。于是冤獄構成。梅生拘囚縣獄六年。幸得一同窗好友。精通法律。爲之營救。幫同梅生妻蔣氏。至午橋案下。上控。始得昭雪沈寃。其判辭云。

引盜入門。罪有應得。主謀弑母。身罹極刑。事非等閒。案宜推勘。豈有殺人之兇。盜至今逍遙法外。而教唆之主犯。早經拘囚獄中。廚夫陸三和。鄉愚無知。證言難信。據供朱梅生曾於七月念八日。令伊到北山龍王廟中。邀李老大來家。有要事面商。未曾遇見。朱巧玲供稱。李老大即係此案之盜首。質諸朱梅生供稱。七月念八日。差陸三和往北山龍王廟去拔菜秧。並不是邀請李老大。李老大究係何人。生員實不知曉。此點爲全案之總樞。虛實只在於是。調卷查閱。奎令當時。即派差往龍王廟向長老查問。據長老云。只有李老者。住在廟後。種地爲生。素來極安本分。李老大實無其人。立將李老者喚至廟中。是一鬚髮皆白之老叟。亦曾到案。令巧玲面認。又云。不是此人。那晚之盜首。見係黑臉大漢。則龍王廟既無李老大。見證

之言不足信矣。查朱梅生有庶母二人。一現爲原告之趙氏。生有二子。一爲被殺之雲氏。巧玲卽係所自出。梅生既有弑母奪產之心。理應教唆殺死趙氏并二弟。方可遂奪產之私心。殺死雲氏。兩弟猶在家產仍須均分。彼非傻兒瘋漢。必不出此。奎令之所以見疑於梅生者。一因壁洞裏大外小。據巧玲供稱。是梅生自裏挖出。以引盜入室者。徵諸裏大外小之形跡。誠屬可疑。殊不知牆磚既鬆。容易墮落。安知不是盜匪所帶落者。夫巧玲與梅生係屬同父異母之兄妹。何故矢口咬定。乃兄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雖生母被殺。理宜爲母昭雪沈寃。但不求追緝盜首。而獨汲汲稟催置梅生于法。其中顯有私怨。訊諸梅生。又供兄妹間素來和睦。此則殊費索解者也。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現據丹徒縣汪令呈稱。近獲盜匪羅耿耿。供稱住在宿遷。六年前同黃金龍在朱家村犯過一次血案。兇犯乃是黃金龍。後來聽得風聲不好。纔各逃往他方。現在黃金龍已逃往山東等語。查宿遷朱家村卽係梅生所居之地。六年前。只有其家被盜傷人。則此案已水落石出。殺死朱雲氏者。乃黃金龍。着卽行文山東巡撫。飭縣一體協緝。務獲歸案治罪。盜首既非李老大。

朱梅生之教唆罪顯係誣控本應反坐姑念趙氏係女流并且分屬母子從寬免究。朱梅生無罪開釋。朱巧玲掌嘴五百是判。

〔評〕古今來莫須有三字不知屈死多少英雄豪傑。此案若無羅耿耿供出黃金龍只恐朱梅生之沈寃永無昭雪之日矣。

妬奸殺奸之妙判

朱先登娶妻陸氏不安於室先與金得勝通姦旋又與姜二往來得勝妒姦竟將姜二謀殺拋尸於田經官相驗懸賞緝兇朱先登投縣稟明緝兇到案金得勝擬斬朱陸氏擬絞解省翻供發縣再審再招再翻挨延五年至午橋案下始定罪其判辭云

審得此案發生於當令任內距今已閱五載前後翻供計八次可云熬刑極矣當初郭令據報陳四大麥田內發現無名男屍往驗得胸膛腰腹共有刀傷十四處透內致命者四處填具屍格懸賞緝兇卽據朱先登投案稟明死者名姜二被城守衙門巡丁金得勝所殺立拿得勝到案供稱先與朱先登妻陸氏有私旋見姜

二又與陸氏往來。一時氣憤。將姜二殺死於陸毛臥室中。由朱先登幫同拋尸於田。朱陸氏提案。供詞相同。郭令當處金得勝依謀殺造意律擬斬。陸氏依謀殺加功律擬絞。招解到省。翻供發回。再招再翻。遷延五年。朱先登已於二年前物故。質證無人。狡供愈甚。本部堂固不敢信現供之確係實情。亦不敢信原審之絕無疑義。卷查郭令初審。紕繆厥有數端。一金得勝之奸殺姜二。朱陸氏事前既未同謀。臨事得勝將姜二按倒於地。以繩繞其頸。自執一端。授一端於陸氏。叫其力扯。陸氏見而害怕。丟繩走避。則不應科以謀殺加功罪者一說。金得勝見陸氏逃避。卽出利刃向姜二連戳十四刀。立卽氣絕。陸氏既害怕而逃。決無再來幫兇之理。乃郭令因搜得女血褲。卽指爲幫助殺人之鐵證。訊諸陸氏供稱。出事前一月。婦人生一男孩。那時汚血未淨。故有血汚布褲。現在小孩因父死無人撫養。隨母在監。旣足證明褲血未殺人所汚。則不應科以謀殺加功罪者又一說。查朱陸氏二次翻供。稱丟繩走避後。卽往間壁清王四公公來家攔阻。得勝不要闖禍。入房見姜二已被殺。得勝卽向王四跪求隱瞞等語。郭令未曾提王四質證。本部堂因案關

人命飭提王四到案。據供並未入門。殺人與被殺之人均與朱陸氏素無姦情。惟伊與丈夫時常口角。先登因欲將其嫁賣。故妄指無名男尸爲其奸夫等語。此供更覺迷離。不可捉摸。惟隣里不加苛責。而爲之表白。陸氏之爲人。尙有可原。則科以謀殺加功律擬絞。未免失入。金得勝殺人者死。儘彼狡賴翻供。法無輕縱。着依謀殺造意律。卽行斬首。以昭炯戒。朱陸氏本擬改處五年監禁。姑念已經連年拘囚。六齡童子何辜。隨母收禁。不見天日。殊堪憫恤。着朱陸氏取具連環保結前來。准予暫行開釋。如有逃遁及淫蕩情事。惟該保人等是問。此判。

〔評〕屢次翻供。奸夫仍照原判執行。法所當然。朱陸氏既未幫兇。况所殺係奸夫而非親夫。科以加功擬絞。本屬失入。又幸得王四一言。遂得保其生命。亦屬不幸中之幸也。

業師救徒之妙判

喬奇傑之母。聽信妹夫之教唆。赴縣稟告忤逆。幸得奇傑之業師張孝廉。以實情上稟午橋。寃始昭雪。其判辭云。

訊得喬奇傑之母喬毛氏守寡已八年遺有二子長曰奇英次即奇傑年僅十五均從孝廉張寶善讀書孝母敬師鄉里無間言有趙德海者讀書不就改作書吏以刀筆爲出涯恃教唆爲衣食與喬姓本無往來自前年娶喬毛氏堂妹爲繼室始以認新親入門稱喬毛氏爲大姐德海素有烟癮毛氏每發肝氣德海總以鴉片醫之于是一榻橫陳嫌疑無忌又同往天竺普渡等處進香奇傑大不爲善屢向阿母諫勸而不從面斥德海而搆怨日在毛氏前進讒離間骨肉因之奇傑屢受其母之撲責某日奇傑被母打破鼻觀流血如注即擬奔告業師被趙德海從旁阻擋並幫同其母將奇傑綑綁由德海出手痛毆呼痛之聲達於戶外業師張寶善聞聲趨視喝阻放綁德海遂同毛氏赴縣首告忤逆韓令不加查察但徇一面之辭擬處奇傑監禁三年業師張寶善不忍門生遭此沈寃遂披瀝詳情上訴前來今已集訊明確趙德海托繼室瓜葛之親入孤孀房幃之內設計騙財昧心搆釁推殘骨肉離間母子其心毒猶如虺蜴其殘忍過於豺狼奇傑如果不孝何以兩年前母子怡怡隣里未聞有忤母責子之事一自德海入門以後毛氏幼子

時遭撻伐不爲欺。婦盜財之計何用。此刁唆幫打之爲趙德海實屬味盡天良。刁惡已極。着卽猛力鞭背一千。荷枷遊街三日。示衆以儆刁風。而正人心。自後永遠不准再入喬毛氏家。倘敢故違。奇英奇傑網綁送縣究治。喬毛氏守節無虧。居心本善。一時誤信讒言。致傷骨肉。今已自知悔悟。諭令奇傑開釋回家。盡職孝養。以慰親心。毋負本部堂以孝治人之至意。孝廉張寶善進呈直告不愧黃衫俠客之稱。他日爲官定列繡衣直指之選。深堪敬禮。奇傑應終身事師如事父。以答師恩之深厚。奇傑當堂開釋。德海枷押。喬毛氏具結完案。此判。

〔評〕世人動以局外干涉爲多事。若張寶善之爲門生上訴。幸遇清耿好官。冤情得白。而獲敬禮。若糊塗官當之。必然目爲事不干己。特飭不准也。

妄請拘押之妙判

方坤三持刀戳死錢廣遠。逃匿他方。案發後。縣令將坤三之妾管押官媒。懸案二年。兇首未獲。錢廣遠之妻赴轅上告。請拘押坤三之子。申斥不准。其判辭云。判得方坤三在茶坊刃斃爾夫錢廣遠。其子小三並未在場。卷查方坤三平日棄

妻寵妾早將小三母子趕逐出門。前因坤三逃免。遂將小三管押一年。有半。致其母日夜悲啼。兩目因此失明。勢將餓斃。當地紳耆。慘不忍睹。聯名具保。將小三開釋。作小本經營。以養其母。此種具有孝思之貧民。殊堪憫惜。誰非人子。誰無父母。何忍再提拘押。以速其母之死亡。况此案全由坤三之妾楊氏刁唆而來。現已將楊氏拘押官媒。若然坤三終久不獲。有楊氏在押。頂案爾夫之冤。遲早總可昭雪。何必妄請拘押。毫不相關之方小三乎。仰卽回里靜候。緝兇母再曉。瀆干咎此判。

當堂撒潑之妙判

楊史氏在縣控告寡媳曹氏。被其父嫁賣。縣判歸楊史氏領回。曹姓不服。赴轅上控。案始終結。其判辭云。

判得楊史氏業操賣淫。兼作水販。刁惡成性。遠近皆知。其寡媳曹氏。自夫死後。深恐被姑逼良作賤。夫服未終。卽歸母家。於理並無不合。何獨該承審官。絕無聞知史氏之刁惡。而必委曲求全。將曹氏斷歸史氏具領。不歸則答押其父。兄何袒護。

史氏若是之甚耶。殊不知史曹兩氏姑媳之恩已絕。若係詩禮之家。斷歸守節。尙恐折磨而死。彼乃久作人販者。斷歸之無非。資其嫁賣耳。查史氏從前曾托言掃墓。將寡媳誑出南城。預備長行車在彼守候。被曹氏看出破綻。大聲哭喊。史氏喝同車夫用繩將寡媳手足細縛。車至八里橋董小梅處嫁賣。曹氏誓死不從。嗣經娘屋追回。因此涉訟。拖累數年。害得曹姓傾家蕩產。曹明昌因憤成疾。至今奄奄垂斃。楊史氏實屬潑悍。刁已極。着鞭背五百。以正風化。曹氏由父母領回。兩造當堂具結完案。乃楊史氏胆敢當堂撒潑。打滾哭嚷。與媳拚命。查該氏從前曾將寡媳細縛手足。拋置車中。今依其前例。細縛其手足。置長行車中。遞解回籍。交地方官管束。是判。

招夫被騙之妙判

馬武氏于夫死後。另招一夫。以圖養贍。不料反被後夫耗盡家資。棄而不顧。稟縣稟府皆不准。至督轅上控。其判辭云。

判得孀婦招夫。本爲惡俗。馬武氏于夫死後。招耿炳觀爲夫。原圖養贍。不料遇人

不淑。反將該氏之現款田地。于三年間消耗殆盡。至今人財兩空。耿炳觀絕足不
至。卽赴該府縣起訴。均遭批斥不准。來轅上控。業經集訊明確。耿炳觀既家有原
配。斷無再爲人正式後夫之理。周杜氏必非媒妁。實係牽線。馬武氏與耿炳觀必
非嫁娶。實係苟合。苟合原屬混帳。何怪始亂之而終棄之也。兩造都屬無恥男女。
一併重責。以爲無恥者戒。此判。

〔評〕此判堪稱大快人心。

婚姻纏訟之妙判

劉逢齋與妻舅毆打啓釁。纏訟五年。最後至督轅上控。逢齋反遭褫革笞責。其
判詞云。

判得夫婦失和。家庭不幸。夫之父母。租其子婦之父母。庇其女。各不相讓。因而涉
訟者亦多矣。比等婚姻。訴訟原可批斥。不管責成。該管地方官了之。惟劉逢齋父
子控詹恆益一案。纏訟六年。知府發縣。原告避匿不到。既而原告又向臬署蒙稟。
自取斥辱。今竟來轅曉瀆。本部堂准予提訊者。不爲劉姓伸冤。實欲重懲混帳。東

西也。業經調卷查核。劉逢齋長子炳生。娶詹恆益之女靜娟爲妻。過門已閱十四年。相安無事。忽于第十五春間。因姑媳生嫌。致夫婦亦口角扭打。靜娟回家哭訴。詹氏父兄帶僕湧入劉家。摔器毀物。逢齋報縣驗究。旣因單開失物。以少報多。大不相符。該縣抱息事甯人之旨。諭令親長劉家駒等爲之調處。兩造各不相下。調人無從排解。其時靜娟已歸娘屋。炳生似已忍置。閱年另娶江氏爲側室。靜娟得悉。逼乃父赴縣稟控。炳生棄妻納妾。該縣葉令係炳生入學老師。一片婆心。玉成其美。邀集兩造。再三開導。卽留靜娟在內衙。認爲義女。擇日用肩輿送歸劉氏。由是勢利夫妻復歸舊好。那知以勢利結合者。失勢卽離。炳生浮薄無檢。旣多外遇。又喜包攬詞訟。葉令任內。藉義女壻之聲勢。刑房佯作呼應。通靈及至葉令去任。冰山已倒。金穴遂空。又欲誣控叔岳詹恆祥吞沒歇業股本。被胡令管押待質。所乞援恆益不理。就此夫婦翁壻。又成仇敵。屢控不休。一味胡鬧。檢察前後訟端。皆由炳生所爲。該生員自經葉令抬舉。趾高氣揚。直以上告爲兒戲。意在以久訟拖累恆益。以控差動搖胡令。祇圖張揚一己健訟之名。致誣告僞證等罪。于不顧。

此等無心肝之混帳東西。理應逮案重懲。今爾自投法網。着將炳元戒責二百。押發原縣收管。仰胡令一面詳革。一面答誓二千板。答畢再科本罪。以儆刁風。此判。

勢利賴婚之妙判

高協慶生有二女。長名淑姑。美而多才。自幼許婚於表兄方杏坡。次名貞姑。蠢而貌陋。尙未許人。協慶勢利爲懷。不願以長女嫁窮措大。逼迫杏坡離婚。另以長女許配紈袴子邢小山。吉期既屆。長女子身夜遁。小山娶不到新娘。稟控登協慶匿女賴婚。協慶則硬指方杏坡誘拐長女。直控至督轅。淑姑始被杏坡之母。在尼菴中找見。自行投案。端公矜憐。此一對可憐虫。斷成夫婦。而以次女抵嫁邢小山。案始終結。其判詞云。

判得方杏坡。多文爲富。而窮於財。高協慶。勢利爲懷。而昧於義。始以中表聯姻。繼嫌貧窮。離異出爾反爾。守財虜。公道何存。不卽不離。憐才女。貞心獨抱。本來淑女。配吉士。問稱嘉耦。何知中道變。初心頓翻。前議有邢小山者。燻天銅臭。滿腹芳團。倚勢謀妻。央媒下聘。登徒子。竟成快婿。紈袴兒。儼作東牀。乃小山迨其吉矣。來朝。

擬行奠雁而淑姑請從此逝深宵竟效飛鴻玉人已杳彩輿忽來急煞老夫奈何徒喚稟諸呂宰勒限找尋窮書生無端被累對簿公庭多情女矢志靡他守貞佛殿幸而巧遇親姑今已來轅自首本部堂恤爾一對可憐虫准予合成同命鳥高協慶欺貧重富罰銀三千作淑姑賠奩邢小山好色貪花當伴醜妻聘貞姑爲婦花燭雙迎方杏坡完聚意中之表妹青廬接去邢小山仍娶高氏之閨媛是判。

〔評〕方杏坡真僥倖極矣。一毛不拔。有情人竟成眷屬。而還得三千金賠奩。邢小山老婆仍舊到手。還不算吃虧。所難堪者。高協慶耳。賴婚不成。反損矢三千金。必然懊喪欲死矣。

謀夫冤獄之妙判

韓起鳳之子荻汀。媒聘許子樵次女爲妻。成婚之日。賀客盈庭。頗形熱鬧。至黃昏。衆客鬧房。有胡禾生者。乘醉與新娘惡作劇。醜態百出。旋經新郎向客道歉。始散去。不料新郎睡至半夜。大呼腹痛。片刻卽死。父母均指新婦不貞。故于新婚之夜。謀殺親夫。遂赴縣告發。胡禾生亦因嫌疑被累。新娘父母痛惜愛女。遭

此沈寃。急赴督轅上控。被端公審出真情。始脫新娘於獄。胡禾生亦得開釋。其判辭云。

訊得韓許氏。本爲富室閨媛。嫁作孝廉新婦。結褵一日。同衾之好夢未成。偕老百年。合卺之交杯。猶在詎知孽緣。誤結姻緣。好事反成惡事。新郎宿醒未解。倚枕呼茶。新娘羞澀。而前奉壺解渴。那知風波陡起。禍患猝生。新郎驀地口呼腹痛。俄頃氣絕。身亡莫須有。三字寃成。新娘無辜被累。嫌疑犯一身。獨任闢新房。自召其殃。案關殺謀。罪犯極刑。豈容誤一命而屈殺兩人。必係誤中毒而非關謀殺。委員驗勘。傷痕與屍格無差。惟於洞房中。發見蛇穴兩處。檢驗死者飲過之錫茶壺。膽水如墨。中藏蛇皮一條。卽以殘水給狗飲。片刻嚔跳而死。始知新郎之死。實觸蛇毒。非關新娘謀殺也。韓許氏無罪。着卽當堂開釋。胡禾生亦無罪。釋放是判。

〔評〕此案若不細加驗勘。恐韓許氏覆盆之寃。永無水落石出也。

保釋胞姪之妙判

楊春祥聽信繼室吳氏之言。將嫡子赴督轅首送。端公知其寃。不忍嚴辦。旋經

其叔春顯上稟保釋。遂得當堂釋放。

判得後母虐嫡子是婦女之偏心。懦夫怕嬌妻乃家庭之不幸。春祥繼娶吳氏時。僅九閱月。已將其前妻所生之子。首送於縣。嗣因病重。釋母身保出。又因病後心躁。偶與後母口角。又被其父母捆送來轅。并控周令不應將送子釋出。助長梟獍之威。查楊桐生年近十八。面貌和善。實非忤逆之徒。不幸生母早亡。不能在後母手中討生活。本部堂憐其身世。權押營房。給予相當飲食。今據楊春顯懇釋前來。准爾當堂領回。抵家後。當向父母叩頭伏罪。爾亦當婉勸爾兄。勿再聽信婦人言。憎惡桐生。况吳氏無所出。若將前房子虐待致死。而後妻不育。無人送老。後悔將無及也。仰卽具保狀結案。是判。

串娶孀媳之妙批

滕學海上控石玉蓮串媒騙娶孀媳稟

來稟已悉。查爾與石玉蓮近在隣村。伊有妻無妻。在爾于平日。豈無聞知。况石玉蓮名列膠庠。爾孀媳身非完璧。生員豈有娶再醮婦作繼室之理。顯係爾明知故

昧於前貪財。擅賣尋隙。生奸於後。刁控詐人。武令斥爾。挾婦媳爲奇貨。先價賣爲放鴿之謀。後以捏控作還珠之計。誠如兒小人肺肝。爾胆敢誣指武令。得賄庇護。實屬刁惡已極。本當飭縣重辦。姑念爾年過花甲。從寬免究。如再怙惡不悛。知過勿改。定予嚴懲不貸。所呈特斥不准。此批。

懇請開釋之妙批

孫瞿氏誘匿人媳。被控拘縣。上訴懇請開釋稟。

調卷閱悉。爾將馮陳氏之媳馮毛氏。誘匿爾家。被馮陳氏瞥見。具控。爾卽將馮毛氏移匿他所。并反控馮陳氏無故滋擾。王令辦理此案。殊屬糊塗。既知爾非好人。理應嚴懲。限將馮毛氏交出。而計不出此。竟信爾朦混之辭。諭爾同謝四。將馮毛氏尋覓交出。爾窺王令可欺。推作赴各地訪尋。實則必挈同馮毛氏赴遠地價賣。故至今杳如黃鶴。在馮氏既與姑壻口角。憤而遁逃。自甘被爾價賣矣。爾今因嫁女。覓保出押。予限一月。遂得來轅。稟懇飭縣開釋。試問爾之女兒。女壻正在蜜月。中何等歡樂。馮陳氏之兒子媳婦。生離死別。何等苦楚。良心何在。天理難容。爾苟

有心肝者速卽備價將馮毛氏贖回送歸夫家以圖完聚則爾之拘役自釋若敢遷延搪塞定卽提案重究此批。

後母被竊之妙批

黃趙氏屢次失竊控縣未曾追回贓物赴督轅上控稟。

黃五福是爾同父異母之子晚娘待嫡子大都刻薄殘忍母不慈則子不孝何怪其然獨怪爾既知其不肖應當刻刻提防何以去年六月歸甯後家內失竊僅僅開單報縣未並指控五福自無從破獲今年春間歸甯自當格外小心收拾細軟隨身攜帶何以仍留重價金珠于家中致遭失竊爾非至愚何至若是之顛預其中必有別情姑准提黃五福到案質訊再行核奪此批。

賣婢作妾之妙批

劉永慶控督轅書辦秦心若乘其奉差出外勾串胞姪價賣使女爲妾盤踞竊物稟。

來稟已閱該職去冬奉委出外爾胞姪劉穉輝擅將爾祖母之使女銀和敍約價

賣與奉書辦爲妾。曾否函知於爾。稟中何不聲敘明晰。僅稱爾回家不依。因胞姪避面而罷。是爾寬縱於前。爾往鎮江。爾祖母居家中。少人照料。致將已賣使女招留在家。仍拱使喚。爾回家並未驅逐。是爾自貽後患。總之爾待祖母必然不孝。否則鎮江與省垣一葦可杭。雖有公務。羈身不能時常往來。而家報平安。儘可往返。何得該書辦盤踞爾家半年。爾竟若痴聾。絕不加以干涉。迨至爾祖母物故。始行奔喪。還家檢點祖母衣服珠寶。盡行不翼而飛。是爾開門揖盜。受之以隙。致該書辦見財起意。乘喪捲物也。姑候質訊核奪。此批。

乘喪竊物之妙批

此案與前稟相連。秦書辦恐遭嚴辦。遂誘惑劉穉輝。赴督轅控訴胞叔永慶虐待祖母。并捏造遺囑。妄冀分析財產。午橋查悉真相。將書辦接律嚴辦。其批辭云。

來稟已悉。爾纔及成年。胆敢以姪控叔。顯係有人教唆。查爾叔外出。爾年尙幼。家庭誠不可無人照料。然而責之銀和與秦心。若一則使女。一則書辦。都係無聲價。

之外人烏能得其忠心爾叔不孝本部堂早經鑒及然爾與彼分關叔姪不宜聽外人之教唆揚家門之惡事該書辦秦心若知法犯法實屬刁惡已極自身恐懼乘喪捲物之罪誘惑爾年少無知來轅呈控復捏造爾曾祖母之遺囑希圖詐財此等鬼蜮伎倆欺哄誰來着將秦心若先行斥革書辦明名提案加等重辦以儆刁風此批。

續娶被拐之妙批

王宗華告假回籍半途續娶旋被妻兄同妹捲物潛逃上控追緝稟

披閱來稟該職之顛預殊堪噴飯據稱該職告假回籍來甯辦貨原籍何處所辦何貨奉上差遣耶係自身自購置歟均未敘明到甯後貨未辦而先辦人爾與閻肇平素味平生旅邸相逢卽倩爲作伐鈕月姑不知來歷美容可愛卽娶爲續絃不帶新婦回里租公館而且住爲佳不問鈕四爲誰認外戚而推誠相待觀前後行爲實屬糊塗絕頂今春爾欲回籍何不挈眷同行諒情爾家中自有糟糠婦祇得將所有物件悉付諸鈕氏兄妹子身而行此乃爾前門進虎後門引狼自貽伊

戚夫復何咎。及得親隨報告。知鈕氏兄妹已捲物俱逃。星夜奔來。人財兩失。曠臍貽悔。稟縣緝拿。遠走高飛。一時無從。弋獲奚能。責備縣令之辦。案不力。實屬爾之自討苦吃。姑念案關局騙。准飭縣上緊躡緝。此批。

〔評〕閱此批語。王宗華之顛預。堪稱絕頂。然而世多急色兒。類於王宗華者。更不知有凡幾也。

妓院討賬之妙批

鴛母王阿昭。倚仗衙署幕友。都在其家出入。竟敢赴縣稟追嫖賬。批斥不理。某幕友聳其向午橋案下遞稟。此批卽係幕友之戲筆。午橋決無批諛諧批語也。來稟已悉。按千金買笑。本闊客之所爲。一曲纏頭。乃豪情之所寄。謝太傅東山絲竹。白司馬潯陽琵琶韻事。爭傳流風。未泯原屬騷人墨客。借此陶情。本非俗子儉夫所得過問者也。乃有郭小五者。生成鄙吝。業執衣莊。忽起尋歡之念。儼成入幕之賓。賞心有屬。憑他狼藉鶯花。後悔頓萌。只是較量升斗。然而旣聯一夜之歡。豈容一毛不拔。若使嫖而漂。賬錢樹子於意。云何旣經稟請。追償急色兒。宜加薄懲。

姑念初犯從寬。予限着令郭小五於三日內將王姓欠款如數清償。如敢抗延。提案重罰。此批。

〔評〕枇杷大少見而寒心。青樓妓女念益放肆矣。吾知此判必係好事者所假造。午橋萬無此違法之諧判也。

秀才白吃之妙批

生員許則善到甯投親。在督轅後菜館中酗酒滋事。反控菜館主毆辱奪銀。稟稟稱爾在迎賓菜館中請甯紳之舅老爺宴會。點菜八碗。該館夥硬稱十碗。與之理論。非但不服。該館主等反喝令十數人將爾毆打。並搶去銀洋金錶等件。計值百三十元。果如所云。該館主直是瘋狗。故此不擇人而噬。然而該館開設已十數年。營業尙稱發達。前後赴該館宴會者。指不勝屈。均未聞有毆打搶奪等事。何獨與爾兇鬧。况生意人對待主顧。莫不敬之如上賓。據爾所稱。該店幾如水滸傳所載。梁山泊開設之黑店。始敢白晝毆人奪銀。省城重地。豈容有此等典鋪。虧爾是一生員。寫出如此荒謬絕倫之稟。帖顯係人窮智短。妄冀與某紳之舅老爺結交。

而阮囊羞澀。欲圖白吃。一碗菜。有意與店主尋釁。實屬無恥。已極。本應提案重處。姑念事屬細微。特斥不准。此批。

拐逃弟婦之妙批

田景榮上控寡孀弟婦。被人拐逃。稟

來。稟措辭閃爍。顯有不實不情。毋怪縣府都批斥不准。據稱爾弟婦孀居無子。家道清貧。難以守節終老。爾卽應爲之擇人改嫁。何故聽其獨居甯垣。爾居浦口。絕不過問。以致捲物潛逃。前月爾始查悉。被下關厘局祁鍵堂設計拐逃。爾從何處查得此消息。弟婦現在藏匿何所。爾與弟婦曾否見面。均未詳細敘明。本部堂揆厥情理。祁鍵堂既爲厘局司事。下關接近省垣。豈有敢知法犯法。拐人之理。必係爾弟婦改嫁以後。爾索詐不遂。扶嫌誣控。不准特斥。

〔評〕老吏批稟。如見人之肺肝。然可不畏哉。

急娶受騙之妙批

常振邦中年喪偶。急謀續娶。被媒人串騙多金。控縣敗訴。赴督轅上控。稟

天下事。求之過急。則成功。愈緩。操之過切。則貽害。愈多。爾因中年喪偶。膝下無兒。急欲續絃。以主中饋。人情之常。豪無足怪。獨怪爾不娶門戶相當之閨女。而納一不清不白之寡婦。其爲吝惜金錢耶。而化費聘金三百五十串。娶閨女亦綽乎有裕矣。總之由爾娶老婆之心太急。正式續娶。猶恐耽延。時日媒討寡婦。可以立地過門。故人言聘金若干。爾即願給若干。不料急色兒之極態。已被人窺破。遂有鄭永志以渺不相關之人。橫加干涉。藉辭訛詐錢四十串。詎知一波纔平。一波又起。該寡婦之胞兄。又出頭攔阻。使爾愈飢而愈不得食。愈渴而愈不得飲。覽稟殊堪噴飯。此等混帳官司。無怪李令之不理。本部堂亦無有閒功夫。管爾此等糊塗家事。特斥不准。此批。

贍養友妻之妙批

呂可報與雷玉祥合股。經商未幾。玉祥身故。妻孀子幼。難存生活。稟縣請斷。呂可報贈贍。可報不服。上控。仍遭敗訴。

調卷查悉。爾與雷玉祥同夥赴牛莊經商。交情甚厚。旋玉祥因患咯血症。回家就

醫爾在東省時常寄書到甯報告生意發達足見兩人合夥之議未曾分拆否則焉用一再報告商情今雷玉祥已物故妻孀子幼家中所有些微積蓄都於玉祥病中用罄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幼子莫措葬親之費生者枵腹死者露骨具有心肝者見之皆爲之酸鼻故吳令判爾幫銀二百兩俾雷夏氏得以葬夫養子甚合理法爾稱近年生意清淡合夥資本于兩年前早以虧耗罄淨現在甯垣所設之商號係另行合股籌設者所以不願幫銀來轅上控然而東省店務之盈虧無從證實而吳令之判語並不作拔還股本但作賻贈亡友亦甚公平况玉祥已死妻兒將成餓殍而爾精明幹練賺錢之日方長二百金亦易事耳何必吝此區區而得交友不義之名本部堂甚爲爾可惜也仰卽遵吳令堂斷先繳五十兩餘款予限三月每月底措繳不准拖延纏訟着卽覓取殷實鋪戶人銀兩保嗣後若不如期交納惟保人是問先繳之款着雷夏氏備結具令此批

調戲姪媳之妙批

何天成上控黃文化調戲孀居姪媳稟

據稟已悉爾之孀姪媳洗脚理宜在臥室之內。何故獨往溪邊。效孺子之所爲。臨流洗濯。致遇薛阿元攔腰調戲。搶去金約指四只。繡花鞋一雙。該縣批斥臨河洗足。係屬農婦貧女之所爲。斷無手御金戒指。登繡鞋之理。所言是亦有理。况繡鞋非寡婦所宜穿。金戒指亦非村姑所當御。青天白日。赤足露腿。獨坐溪流而濯足。誨淫誨盜。自取其禍。虧爾不知羞惡。控縣不理。胆敢來轅瀆稟。究竟薛阿元是淫惡棍徒乎。抑懦弱富人耶。着卽逮案質訊。以破爾之敲詐奸謀。寡婦何沈氏申斥免傳此批。

〔評〕此段批語。猶如鑄奸之禹鼎。燭怪之溫犀。末段更覺虎虎有生氣。不愧耿介名臣之手筆也。

自稱小的之妙批

劣紳高宏中。謀充善堂董事。申報督轅。自稱小的稟。

爾係接充寶善堂之董事。來稟申報。自稱小的。殊堪發噱。夫小的係賤者之稱。該董既通文墨。何以不解字義。既有功名。何以不明稱呼。該善堂董事定例三年一

換必有履歷申報來轅。從未有如此措詞者。閱爾履歷。是捐職鹽運同。歷辦地方。慈善事業八年。資格可云老矣。胸中何絕無點墨耶。禁爾接充前紳。永無交替之時。聽爾任事。將來恐貽慈善之累。着爾即日來轅。一見勝任與否。本部堂見面。自有分曉。來稟倩人代筆。乎抑爾自作。歟若係自作。稱謂雖誤。詞句尙佳。充任堂董。綽然有餘也。此批。

不准株連之妙批

崔王氏因夫被崔大榮殺死。已經獲案擬抵。崔王氏情猶未甘。赴轅上控。請逮大榮之子。一併擬罪稟。

殺人者死。律有明條。苟非謀反叛逆。只有一命抵命。從無罪及妻孥。株連九族之理。查爾夫崔甘茂。被崔大榮持刀砍傷身死。業經蕭縣令將大榮獲案擬抵。監候處決。死者之沈寃已白矣。爾猶來轅瀆稟。妄稱大榮一人相抵。不足盡其辜。須將大榮之子長春逮案拘禁。卷查長春僅種十三。當爾夫被人殺時。僅得十二。成年未屆。豈能爲父幫兇。案既審實。何苦節外生枝。株連此無辜小子耶。着卽安分歸

里勿再聽唆妄控。此批。

賣妻圖詐之妙批

張耀德上控陳昌五拐其髮妻稟。

據稟爾妻張陸氏被陳昌五拐匿三載。已經生子。今春始得尋見。則爾可謂混帳糊塗極矣。卷查陳昌五既敢拐匿爾妻。必非怕事者。何得經爾赴縣一控。卽盡情吐露。願將爾妻放贖。案經控縣。爾何不到堂請求集訊。反信拐匪之誑言。出錢三十吊贖妻。乃錢去而妻仍不還。又赴縣控告。宜乎徒受訓斥也。憤怒之下。似已將殺妻。忍置度外矣。乃時閱三載。爾妻已被陳昌五姦占生子。特然來轅稟控。爾辦事之從容。不迫人世。無雙糊塗。無恥古今。少有特斥不准。此批。

健訟挨打之妙批

生員翟新吾素喜健訟。曾被繼母控告忤逆。忽赴督轅稟母舅離間骨肉。爾枉爲生員。有親不知孝養。曾被爾繼母首告忤逆。被責被押。幾乎被革。虧爾不知羞惡。來轅稟控爾母舅離間骨肉。可謂胡鬧已極。候提訊責打打後褫革。此批。

嫡子逼醮之妙批

余沈氏上控兒媳合謀逼醮，不甘奉養。稟爾子名列膠庠，何得不孝？該氏身爲繼母，恐亦不慈。據稟爾子繼妻王氏日施苛待，必欲逼醮。爾年逾知命之繼母，培麟既讀聖賢書，諒不甘冒此大不韙。況世間亦少有此等糊塗人，願娶五十老娘作新婦也。仰飭親族人等查明理處，具覆如培麟夫婦果有忤逆逼醮等事，提懲不遲。此批。

醜事求息之妙批

徐寶英之女嫁李中軍之子，致遠爲妻。未幾中軍父子相繼作古，兩代寡孀，賃屋而居。媳則矢志守節，姑反荒淫無恥，竟甘下嫁家奴。事爲午橋所聞，欲加嚴懲。徐寶英爲顧惜李氏顏面計，力任調和，請求息事。稟

此案攸關風化，本當力行重懲，以肅綱紀。而勵風俗，絕無調和息事之理。爾以誼關兒女姻親，不忍聞宦門家醜，表暴於供職地方，願爲調解，亦可云好爲將錯就錯矣。查李中軍身後僅餘一妻一媳，其妻李周氏身爲命婦，不甘守節，已屬混帳。

更復不知廉恥。自願改嫁家奴李升爲繼室。李氏門風。被其辱沒盡矣。提案重懲。罪有應得。姑念孀媳李徐氏。卽爾之長女。旣勵松筠節操。自不忍再令對簿公庭。受無恥惡姑之誣。姑准如所請。免予提究。將其失節之姑。淫惡之奴。一併驅逐出門。此乃得半之道。李門香烟。徐氏善後。未據聲殺。殊嫌疏忽。李升以奴妻主人。神共憤。提案痛打。以洩鬼憤。所有李徐氏如何生活。如何立嗣。仰再妥籌盡善。稟復核奪。始准銷案。此批。結存。

逆子圖詐之妙批

馬升永專事遊蕩賭博。因與賭匪索錢撕打。致其母氣忿而死。遂上控馬百福等毆傷其母稟。

爾與爾父馬德祿。旣經分析別居。旋因爾游蕩賭博。被爾父以忤子首送該縣。旋經爾母舅金瑞華。在場調辭。始了。查爾與馬百福。馬五保等。都係無業賭匪。爾胞弟祥永。因賭借錢。馬百福因索債。扭打致爾母身受微傷。不久身死。爾母之死。實死於不肖子之氣忿。並非打傷身死。早有該懸楊令原驗屍格在案。爾乘爾母身。

死。頓萌藉屍訛詐之心。擅將挾有夙怨之人。一齊列名飾詞。上控實屬刁惡已極。特斥不准。倘再煩瀆不休。定治爾以不孝之罪。勿謂言之不預也。切切此批。

〔評〕明察秋毫。此批洵足當之。

悍姑賣媳之妙批

姜清玉嫁女於姚理章之子小章爲妻。閱五年。小章父子相繼物故。其姑周氏素有雌虎之名。欲將其媳得錢再醮。姜清玉父女情切。出頭攔阻。因此涉訟。經蕭縣江令酌斷。歸娘婆兩家主婚。姚周氏得過財禮七十五串。迨至謝令抵任。一味味賴纏訟。謝令竟信其言。限令姜清玉歸還已醮之婦女。不得則管押質比。姚周氏防姜清玉上控。先發制人。赴督轅上控。其批辭云。

調閱全卷。謝令之辦案顛預。與爾之詐錢潑辣。堪稱無獨有偶。爾子小章。聘姜清玉之女爲妻。旋因爾子物故。爾媳姜氏。尙在妙年。爾利慾薰心。擬將姜氏帶回原籍。求得善價。賣人作妾。夫孀婦再醮。雖屬例所不禁。而居爲奇貨。求善價而列諸妾媵。却爲理所不容。宜乎姜清玉不甘默爾。邀同親族。阻擋爾竟砌詞控縣。嗣經

江令酌斷。飛婆兩家商同主婚。改嫁後。七十五串財禮。盡入爾手。可云便宜極矣。不料爾心猶未甘。以爲孀媳年輕貌美。價值千金。遂一味味賴乘。江令去任。謝令初來。率爾稟稱。爾女再嫁王氏。爾未聞知。必欲追還。爾女實則爾之初心。索人乃訛詐之門面。語王氏苟肯飽爾貪壑。爾亦未嘗不願和平了結。詎知謝令辦案。顛預執持。孀婦以守節爲重。將姜清玉管押刑比務。欲將爾得過財禮再醮。有孕之女交爾領回。而王門持有婚書。憑有媒證。堅執不放。致爾大發雌威。一控府署。再控藩司。及至批令集訊。爾胆敢袖藏利刃。僞作刺頸鬧堂。纔遭遞籍。爾亦可以休矣。而今又來轅上控。直可云自討苦喫。查姜清玉以養女弱門。致遭訟累。其女姜氏。墜亡姑悍不得已。而再醮王門。醮既已有孕。豈能再給爾領回。爾既逼醮於前。又欲索還於後。出爾反爾。天理何在。仰卽日傳齊原被兩造。送審聽候。明斷此批。

〔評〕作媳而遇悍姑。誠爲女子最不幸事。姜氏再醮後。猶受前夫悍姑之累。并

及父兄受管押之罪。悍姑之害人甚矣哉。讀是批。堪爲若媳婦一洩小忿。

書吏被毆之妙批

屈光第歷充督署房科。娶季沈氏次女爲妻。旋因季沈氏寂寞。喚光第夫婦搬入其家。以資照料。迨至沈氏病故。嗣子季兆祥始則驅其出門。繼則搶其衣箱。終且互相扭毆。光第遂在本轅遞稟。

據稱爾央媒聘定季振義之女爲妻。成婚多年。翁壻甚睦。旋因振義物故。爾岳母沈氏因獨居孤寂。喚爾夫婦遷入其家。內可照料門戶。外可代辦案卷。誠屬事理所當然。乃沈氏忽于前月身故。其承繼子季兆祥母死不遑收殮。卽驅爾出門。并率其妻舅等將爾兇毆。搶奪爾衣箱。聲言是其嗣母之物。致爾妻被毆受傷等語。查爾岳母既有嗣子。何必喚爾同居照料。抑係立嗣在先。還是臨時應酬。來呈俱未詳悉聲敍。顯有不實不盡。莫非季沈氏在生信爾離間之詞。致棄嗣子如陌路。認爾女壻作親人。否則兆祥與爾何結仇。若是之深耶。兆祥敢於兇毆搶奪。必係爾掠人肥己。捆載出門。自召之禍。本部堂鐵面無私。爾如果有乘喪捲物等情。一經質訊。重懲不貸。爾去自省。有理則來。毋自貽後悔。凜之。此批。

病中誑妻之妙批

單聚禧上控王益章乘其病重誑騙其妻出門嫁賣稟

稟稱王益章乘爾臥病向爾誑言將爾妻趙氏遷居其家遂勾串爾妻母鄧氏得價賣與劉四爲妻等情按爾既在病中正在需人照料豈容妻子遷居爾妻苟有心肝亦何忍致抱病之丈夫而不顧隨人他徙耶一對糊塗夫妻何以忽然中道乖離揆厥事由難保非爾病中無錢生活自願賣休而伉儷情深猶未斷絕故事後提起誑串嫁賣之上訴以冀破鏡重圓亦或有之姑念事出病中准予傳案澈究此批

寬嚴並用之妙批

陸縣令素有賢名忽因緝盜不力遭轅批申飭遂將捕盜困難情形具稟呈復其批辭云

接閱來稟愀然不安該令歷任繁劇治理井然誠爲晚近不可多得之才本部堂素愛該令辦案心細鮮有以鹵莽僨事者鄒紳典鋪之盜劫案延日久未獲一盜此案緝捕之困難蓋由海盜出沒無定拿緝爲難該令不加粉飾以直稟報本部

堂。對。于。該。令。平。日。屬。望。之。心。綦。深。故。臨。時。遷。怒。之。意。亦。加。盛。卽。于。稟。後。奮。筆。疾。書。幾。如。蘇。學。士。之。畫。竹。芒。角。畫。露。老。夫。性。直。有。話。必。吐。對。於。器。重。者。愈。不。堪。稍。留。餘。地。此。爲。寅。僚。所。共。悉。者。而。該。令。來。牘。云。捧。讀。札。飭。汗。流。浹。背。無。地。可。容。然。而。聞。過。則。喜。聖。門。弟。子。所。尙。該。令。乃。玉。堂。清。品。何。反。效。俗。吏。之。所。爲。只。有。受。人。獎。飾。之。量。而。無。容。人。規。責。之。地。耶。本。部。堂。統。轄。軍。民。兩。政。惟。思。多。得。賢。良。佐。治。以。靖。地。方。安。忍。吹。毛。求。疵。擢。殘。賢。令。歟。該。令。好。自。振。刷。精。神。以。緝。盜。安。民。爲。已。任。毋。徒。抑。鬱。自。傷。此。批。

〔評〕上司對於屬官。猶父母對於子女。有善必獎。有過必罰。賞罰嚴明。自然吏治澄清矣。閱此批語。彷彿慈父之教訓愛子。寬以濟猛。其是之謂歟。

情疑囚禁之妙批

馬正祥始與史牛氏姦好。誘居其家。旋被其夫史宗桂窺破奸情。立即遷居。馬正祥戀姦情切。胆敢買囑幫匪。行刺宗桂。險釀人命。縣令申報稟。

據稟。馬正祥始與史牛氏姦好。乘其遠出。經商家中。既無翁姑。又鮮妯娌。遂引誘

牛氏遷入其家。名爲同居。實則儼如夫婦。迨史宗桂新春返里。窺破姦情。立即賃屋於南關。擇日挈妻遷移。猶抱家醜。不可外揚之義。未興問罪之師。乃馬正祥以爲宗桂懦弱。可欺。竟因姦謀。拐乘清明掃墓之期。將史牛氏拐匿。焦如海家繼因風聲緊迫。商請如海護送。史牛氏至北鄉避匿。朝登程而同車。暮投宿而共枕。禽獸之行。不堪聞問矣。及至宗桂以姦拐告發。張令訪拿如海。未獲。勒令正祥交人。其招供有云。情願身敗名裂。傾家蕩產。誓與牛氏同生死。身蹈刑章。情癡不悟。竟甘忍置身之母。願爲姦婦之殉。枉列膠庠。不如梟獍也。當時因姦婦既歸。本夫領回案得終了。正祥功名僥倖。保存不料。其色迷依然。不悟風狂更甚於前。以錢一百五十串買囑幫匪田金彪刺殺史宗桂。先付半數。金彪欲其付清。執行事。遂洩露案經該縣提訊。馬正祥若經予褫革。則將來以姦情始。以人命終者。盡將視作兒戲。宜加處以十年監禁。姦婦本夫既不願領回。速發官賣。以絕禍水。庶幾此案可辦結矣。仰江甯府轉飭遵辦。此批。

〔評〕陰隲文中云。美豔紅妝。乃是殺人利刃。洵非虛語。馬正祥本一衣冠中人。

因貪戀史牛氏美色。始則甘以身殉。繼則甘冒教唆殺人之大不韙。演成革功名。飽嘗十年鐵窗風味。色之害人。何若是之深且烈耶。

暗殺疑獄之妙批

楊張氏黑夜被人殺死。次日縣令蒞驗。卽拘堂姪楊國富爲嫌疑犯。纏訟六年。國富受刑不過。庾死獄中。終成疑案。此係朱縣令詳稟。

據稟楊張氏夫亡乏嗣。孀居六年。擁有財產。頗可度日。本年三月十二日夜間。忽有匪持刀入房。將該氏猛砍數刀。立時氣絕。適有其內姪女張氏同臥一室。聞聲。昂首探視。該匪卽揮刀立劈。削去一鼻。幸卽縮入被窩中。未遭殺死。次日蒞驗。血肉模糊。委係生前被人用利刃殺死。房中箱籠未啓。涼非盜劫。似係仇殺。訊諸張氏。據供小女鼻子削去。痛暈幾絕。僅見一黑色短衣大漢面貌。未曾認清。當據楊張氏之內姪張遇賓密告。死者生前素無冤仇。况年已四十有八。守節六年。鄉里矜式。所有楊國富係從堂猶子。論理應繼死者爲嗣。惟死者嫌其烟癮太深。承嗣後恐些微薄產。不穀其揮霍。不欲其承嗣。因比懷怨。雖則此隣而居。時因細故而

啓口角等語。當日勘得兩家毗連之牆下。有碎瓦一方。遂將楊國富逮案。歷訊數堂。矢口不認。本來殺人嫌疑。非比等閒。實則卽係殺人犯。虛則亦當究反。坐該令何得僅憑張遇賓之密告。擅用刑訊。卷查國富亦曾稟稱。家有薄田。尙足溫飽。絕無覬覦嗣產之心。非若張遇賓素無恆產。常向其姑娘告貸。久假不歸。其姑娘早經不假以辭色。此次含血噴人。其中別有作用也。兩造互相訐究。孰是孰非。務須將張遇賓一併看管。隔別詳訊。庶有水落石出之望。若一味嚴刑逼供。則不致僨事者鮮矣。凜之慎之。此批。

尼姑還俗之妙批

某尼菴女徒靜根。暗與某少年通。願訂白頭之約。赴縣稟懇還俗。不准。上控督轅。竟邀允准。其批辭云。

尼菴亦稱禪院。比邱當守清規。故皈依佛座。須削除煩惱之絲。打坐蒲團。必撥絕塵凡之念。從此無罣礙。無牽顧。絕人逃世身。離難離身。與佛爲徒。爾旣未淨六根。談經典。徒資罪過。未空五蘊。唵彌陀。實屬空勞。旣動思凡之念。留之玷污佛門。

不。如。准。爾。求。猶。得。肅。清。法。界。佛。菩。薩。以。慈。悲。爲。本。本。部。堂。亦。以。慈。善。爲。懷。容。汝。蓄。起。青。絲。訂。盟。白。首。儘。結。歡。喜。緣。不。犯。清。規。戒。也。此。批。

〔評〕此判只依佛法。不按國法。故以佛菩薩與本部堂並列。雖然語涉詼諧。却是至情至理。不知靜根得此恩判。克遂私願。後可曾買絲繡端公像。以頂禮之否耶。

調戲子妾之妙批

楊某以翰林外放知府。告假還里。因涎長子寵姬之美。乘其洗浴時。突入房中。調戲適爲長子所見。大發雷霆。趕赴督轅告發。旋經午橋排解。始寢其事。此批乃幕友戲筆。非實事也。

好。色。原。關。天。性。儘。可。問。柳。尋。花。見。女。而。起。淫。心。當。顧。尊。卑。長。幼。所。以。法。定。殺。人。者。死。惟。拒。奸。者。殊。科。律。訂。弑。父。者。刑。獨。犯。姦。者。別。論。蓋。以。之。防。獸。行。勵。風。化。也。楊。某。枉。爲。翰。苑。清。才。新。擢。黃。堂。太。守。治。民。之。政。聲。未。著。亂。倫。之。穢。德。先。彰。老。悖。不。仁。忽。萌。聚。斃。之。想。妄。行。無。忌。謬。贖。新。臺。之。章。當。小。媳。初。試。蘭。湯。羅。襦。盡。解。而。阿。翁。竟。入。

閨闈簾幙。扯除此時。試浴美人一絲。未挂無地。可容兩頰。暈羞奪門。而遁。楊某睹此。出水芙蓉。遠勝籠烟。芍藥情不自禁。妄加非禮。強親櫻口。被嚙髭唇。一則鮮血。直流一則嬌聲。極喚雛婢。聞聲奔視。乃翁潛地脫逃。楊子聞知。憤無可洩。公庭面稟。罪實難寬。祇因名宦家風。不忍醜聲遠播。某宜卽離家赴任。以避子嗔。媳怒可也。此批。

〔評〕此批必係戲作。事雖穢褻。批却香豔。若欲執法以繩之。恐楊某保不牢。太守頭銜矣。差幸所戲是兒子之寵姬。若爲正室媳婦。則雖有端公爲之排解。必無如此之便宜了事也。

贖房糾葛之妙批

趙雲谷價典嚴桂臣房屋一所。轉輾相讓。已易四姓。桂臣早經物故。僅遺一女。贅婿郭鼎臣。挈眷遠出。致典產無人過問。趙姓遂據爲己有。開帳出賣。適爲原中後人所聞。函告郭鼎臣。返里涉訟。因證據不足。不得直。遂赴督轅上控。

據稟爾岳父嚴桂臣。有祖遺樓房一所。得價一千五百千。典於趙姓。卽被告趙誦

清之父雲谷。暫爲管業。嗣因桂臣去世。妻孀女幼。無人過問。任憑趙姓轉輾相讓。迭更四主。現爲富商邱月槎所居者。已九年矣。嚴姓既不過問。趙雲谷已作古多年。其子誦清。誤認亡父之典產。當作祖遺之管業。竟欲移典絕賣與邱月槎。旋由初典原中錢雲卿之子德生所悉。爾得其函告。迺返故里。始邀同原中。備價取贖。趙姓置之不理。赴縣控訴。又因無紅契不直。卷查趙誦清亦無執業證憑。梅令僅據歷屆典主。均言與趙姓典賃。並不知此屋是嚴姓祖產。遂執爲證言。可稱糊塗極矣。着卽取銷縣判。准爾備足一千五百千原典價。交趙誦清具領。給還邱月槎。勒限半月。繳屋原非。和璧豈容歸於趙氏。久假荊州。終難屬於劉家。物歸原主。理所當然。倘敢抗違。稟候提懲。此批。

斂錢幫扛之妙批

布商孫五寶。被浦永全匿人訛詐。收押縣獄。旋經其弟將人找獲。赴轅上控。案始反坐。不料孫五寶開釋未久。又以浦永全斂錢幫扛上稟督轅。其批辭云。該民前因僱用浦福成爲布肆夥友。忽然失蹤。被浦永全挾同福成之妻。赴縣稟

控該民謀財害命。燬屍滅跡。管押訊究。而福成妻母孫常氏。又糾衆往該民家。任意滋擾。搗毀什物。幸經該民之弟因事來甯。瞥見福成。扭稟到轅。本部堂痛惡此等刁詐小人。立提浦永全孫常氏到案。痛加笞責。照例反坐。并將教唆。棍嚴吉人。逮案重懲。冤情既白。該民遂得安然歸里。本部堂所以如此嚴辦。諸棍徒者。並非示恩於該民。乃爲地方除害計耳。該民既雪冤誣。此後當知所做惕矣。不料該民不以打官司可畏。反以打官司爲可玩。得寸進尺。突然來轅。告發浦永全。斂錢幫扛事。不干己何用。爾置喙。據稟稱事非目睹。出自傳聞。具見是挾嫌誣控。試問浦永全前此訛詐未成。徒受八百藤鞭。爾氣可以平矣。何得意猶未足。執此無據之談。來轅曉瀆不休。特斥不准。此批。

趕逐嗣母之妙批

孀婦富雲氏。遵亡夫遺囑。立夫兄子爲後。旋因不守節操。憎厭嗣子。分炊別居。屢向嗣子索錢贍養。不得。遂赴縣首告。不准。遂以逼嫁趕逐上控。督轅午橋批斥其詐。提案集訊。嗣子之冤始白。

據稟爾遵亡夫遺囑立夫兄次子金魁爲嗣。夫喪未終。金魁卽將爾夫衣服及銀洋七十五元。擅行搬往本生父家。爾何以不加攔阻。反同親族點交。殊出情理之外。明係析產分居。爾後反悔。誣指爲擅專自取。又稱夫柩安葬後。嗣子假言迎養。實施逼離。不堪其擾。纔帶女出門。此時極應赴縣首告。何以隱忍不發。直至時閱三載。始行控訴。此三年中。爾母女住居何處。又未敘明。種種支離。殊難憑信。姑候飭傳爾子到案。集訊明確。再行核辦。此批。

妾求離異之妙批

杜愛寶本係土娼。周之翰出資五百金。納爲筵室。論定迎養其母。以終天年。乃時之翰新賦悼亡。杜氏入門。甚相和好。閱二年。杜氏不育。之翰遂另曠外寵。對於杜氏之情愛。日漸疏淡。杜氏知不可以久留。遂偕母捲物而去。之翰稟縣追還身價及衣飾。杜氏辯訴不得直。遂赴督轅上控。請准離異。

據稟爾嫁周之翰。憑屈趙氏爲媒。是係正式夫妻。不料遇人不淑。成婚僅及兩載。備受虐待。蓋緣被告另有外寵。故棄妻孥如敝屣。於其居樊籠而慘受桎梏。不如

叩。青。天。而。稟。請。離。婚。所。據。爲。離。異。之。理。由。者。一。爲。不。堪。虐。待。一。爲。不。認。繼。室。究。竟。爾。與。被。告。是。否。正。式。夫。婦。亦。既。兩。願。離。異。自。無。證。明。之。價。值。查。周。之。翰。來。稟。聲。稱。杜。氏。既。欲。下。堂。求。去。請。求。追。繳。身。價。並。捲。去。金。珠。等。語。業。已。明。白。批。斥。蓋。人。身。不。得。爲。所。有。權。目。的。物。早。經。法。律。明。定。况。同。居。已。逾。兩。載。豈。有。繳。還。身。價。之。理。所。有。追。還。携。去。金。珠。據。爾。稟。所。携。盡。屬。娘。屋。帶。來。之。物。揆。諸。事。實。夫。婦。既。已。失。和。自。無。貴。重。物。品。交。爾。收。藏。按。諸。法。理。側。室。求。去。亦。無。褫。剝。一。空。赤。身。揮。諸。門。外。者。男。何。薄。倖。先。萌。得。新。忘。舊。之。思。女。也。昧。良。遽。施。捲。物。潛。逃。之。計。而。今。蕭。郎。既。如。陌。路。自。然。齊。大。難。偶。鄭。邦。既。嫌。鴛。譜。之。難。聯。任。爾。下。堂。求。去。既。悔。鸞。膠。之。誤。續。聽。彼。覆。水。莫。收。從。茲。聚。頭。萍。絮。各。隨。流。水。以。東。西。並。命。蕙。蓮。分。逐。花。風。而。開。落。着。卽。離。婚。銷。案。如。違。稟。覆。核。奪。此。批。

〔評〕婚姻之道。和則合。不和則離。法律既有明文規定。官長自無強合之權。杜氏上控。請求離異。宜乎得圓滿之結果也。

債戶擄人之妙批

郭永鳳上控周明福欠錢不償。擄走同居婦女稟。省城重地。軍警林立。何物周明福。胆敢強擄人家少婦耶。據稟爾與明福。隣居多年。遂相認識。去冬向爾借錢二十串。至今分文不還。忽于本月十五日夜間。敲門入室。強將住居爾家樓下之顧和尚胞妹擄去。稟詞說得何太含糊。顧氏有無丈夫。與明福素來有無姦情。擄往何處。當時顧和尚何不追奪。事後顧和尚曾否稟縣請究。來稟俱未敘明。貿貿然來轅控訴。稟詞既不遵式。又不列抱。顯係外行所繕。本難准理。姑念事關擄拐。着卽補呈明白狀詞。再行核奪。此批。

吞沒積穀之妙批

李憲章充任積穀董事九年。暗中被其子盜用積穀款甚鉅。憲章絕未知覺。及至被人告發。自以爲絕無私弊。爭辯不休。直至上控督轅。案始水落石出。此係憲章在押抱病。請求保釋。就醫稟。

據稟已悉。姑准覓取妥實鋪戶人銀兩保。方准出押就醫。並非有意苛責該董。實緣該董養子不教。不僅有玷家聲。並且貽誤地方公益。此次若無俞聘君等告發。

一旦猝遇荒歉。舉辦平糶等善政。不知要被該董害死多少。哀黎性命也。言之如堪切齒。查該積穀倉。與爾家僅隔十數武。鎖鑰俱由爾保存。爾子暗中盜竊貨賣。爾家中奴僕衆多。必皆受賄包庇。故絕無風聲洩漏。耗廢公款。不知凡幾。雖爲子弟。侵漁實與爾監守自盜。有何分別。耶。照例懲辦爾罪。何止褫革着爾賠償二百五十石粳穀。因念爾年近耄耋。實屬格外從寬。爾又聽押不繳。惜錢如命。不認犧牲。此鉅款以致憂鬱成疾。殊不知金錢雖貴。臨死帶不到陰司。况生子已如此。不肖何苦再爲兒孫作牛馬。耶。語云刻薄人家無好子孫。以後勸爾莫多積錢。不如積福之可以持久也。着限一月措足賠款。繳案勿再延宕。自干咎戾。結存此批。

〔評〕此批若令生有不肖子之守財奴見之。必然橋舌不下也。

訛詐姪媳之妙批

田景泰向在其堂姪南貨鋪中爲夥。堂姪死後。遂爲該店經理。不料頓萌異志。妄稱該店自己有一半資本。年終強欲取官利分紅。因此涉訟。得錢八十串。永與該店脫離。閱二年。特然向督轅上控姪媳吞沒股本。其批辭云。

調卷查閱爾姪媳田平氏曾以欺騙霸店等情控爾於縣經老店夥葛吉順到堂證明田萬興南貨號實係爾姪增福獨力經營爾因幫夥之故覬覦婦財產詎賴爲合夥股東強欲分紅取利實屬險惡已極鄭令念爾等究屬至親骨肉斷給川資八十串取出行李永遠不准再入該店滋擾爾之領結猶在卷中乃閱時兩載死灰復燃胆敢來轅瀆控捏稱爾姪死後論定每年給爾官利錢八十串店中盈虧與爾不涉試問爾有何功勞於該店而能年年安享此厚利耶又稱田平氏輕年孀婦終歲與王姓賬夥同臥一室查市廛屋價昂貴店主婦與店夥隔別同居一室亦屬恆有事烏得指爲非禮田平氏能於夫死後女掌男權維持店務於不敗者實屬難能可敬似爾如此貪財昧義直是狗彘之不若也所稟特斥不准如再嘵瀆不休立即遞籍管束此批

挺抗逼醮之妙批

陳毛氏上控被子挺抗逼醮稟。

該氏一再稟控嫡子逼醮究欲何爲。鄒令以爾係名宦孀妾體面攸關不忍令兩

造到堂。故批語有云。清官難斷家常事。着卽邀同親族調處。可合則合。不合則分。體貼入微。克盡父母官之天職矣。該氏自當遵批候處。何得率行上控。殆慮親族之左袒爾乎耶。卷查馮綱堂稟詞中。有毛氏意圖挾產改醮。并冀析產大歸等語。究係馮紳誤信爾子讒言。意存偏袒乎。抑係該氏委欲携產改醮。未便先自吐露。施此狡獪耶。本部堂均難懸斷。爾既非陳紳德配希賢。又非爾親生守節。固是正理。不守亦屬恆情。况寡婦再醮。例所不禁。該氏既有改醮之心。胡妨明白言之。定可得圓滿解決。至於恐被希賢驅逐。不特陳紳之遺產無分。并自身之動產亦恐難歸。已有此慮。誠然。查此次爲爾寫狀之人。既有才幹。作此呈詞。必有能力處理。此事着爾叔毛德潤邀同一處。與陳氏親族秉公處理。取其適可而止。毋得終訟切切此批。

〔評〕一片婆心。語語中肯。既爲宦室留體面。又爲孀婦策安全。末段數語。更覺體貼入微。當時毛氏見之。必然感激涕零。遵批調處。而不復訟矣。

塾師失物之妙批

塾師金兆平。設蒙館於武廟後殿。廟中駐有督標巡勇一棚。兆平忽然被竊。疑係巡勇所爲。買買然直向督轅稟報失竊。其批辭云。

來稟稱督標巡勇不知巡的甚麼軍營排長。到底管些何事。武廟尊嚴地。豈容穿窬窺探。塾師窮書生。難堪竊賊降臨。官話連篇。四六夾砌。文言連白。話可圈之。至洵屬冬烘塾師。杏爾身在廟中。任竊賊撬開後戶入房。將爾衣服捲空。爾何一無知覺耶。巡勇固屬不吠之犬。教師亦如僵臥之屍。憐爾窮塾師。姑候飭縣嚴緝。失單附。

〔評〕半通塾師。巧遇飽學總督。睹斯怪稟。作此諧批。若遇武夫。徒惹一場臭罵。必曰督衙不是捕衙。誰來理爾小竊案耶。

母子涉訟之妙批

王世玉與庶母王陶氏。因析產涉訟。縣令批親族調處。兩造皆不遵行。世玉遂赴督轅上控。

士族涉訟。有玷家聲。男女相訐。攸關體面。母子互控。更有乖倫理。此等訟事。陸令

所不忍聽。本部堂亦勿願問也。來稟稱曾經陸陶兩人屢次居間調解。則更可無容涉訟。致傷母子感情。陶氏既欲折產分炊。爾亦何必強合同住。陶氏並未生男膝下。僅有一女。日後終作他人婦。此時家產暫分。究後終歸於爾。何必霸產纏訟。貽人口舌耶。着卽邀同陸左英陶鳳崗等理處。將本部堂批語抄錄與陶氏閱看。並傳諭該氏。孀婦跪堂。有失宦門體統。速宜猛省。從公調處。以同居爲上策。准卽提出家產十分之三。給陶氏爲養贍之費。只准取息。不准典賣。並不准作奩贈分給其女。將來陶氏壽終。仍由爾收回執管可也。此批。

討債遞籍之妙批

邵維賢借給蔣融和錢二百串。已經陸續收過本利三百二十串。稟縣追償。判再繳八十串。具結了案。維賢猶以爲未足。遂赴督轅上控。

調卷查悉。蔣融和欠爾錢二百串。已陸續繳過三百二十串。有息摺爲憑。故該縣郁令堂斷着令蔣融和再持出八十串繳案。着爾具領歸結。爾原本二百串。今實收四百串。對本對利。子母錢可云厚矣。爾乃恃在將軍署辦公。抗不遵斷。致債戶

繳款在案。債主延宕不領。迨郁令提案集訊。竟敢咆哮公堂。實屬放肆已極。郁令僅以責掌示儆。已屬寬容之至。而爾猶不知悔。胆敢來轅瀆稟。幾被爾瞞過。嗣經提案集訊。始知郁令前判極爲公平。姑念蔣融和與爾誼屬中表。債懸兩代。宜各顧全戚誼。應令蔣融和再持出二十串。措繳原縣。俾爾一併具領。而爾依然違抗不遵。咬定所收三百二十串。合之當息。尙嫌不足。奚能折抵借本。誤言悖謬。狂妄已極。不得已而辦作教刑。以期啓爾昏蒙。不料爾再遞此恃蠻逞刁之詞。爾試思此項債務。乃係指缺當缺。有犯刑章。本部堂因念罪歸爾父。不當罰及子孫。故隱惡未究。今爾一再蠻橫。瀆實係自討苦喫。候咨行軍署除卯遞回該縣。枷號示懲。蔣融和兩次繳案之款。該民既不具領。着發給官醫局充公。此批。

〔評〕邵維賢貪財爲饜。初斷錢八十串。嫌少不領。再斷錢一百串。仍嫌少不領。終了分文不斷。賞給一面大楊枷。端公快人。故有此快事。令蠶吏見之。必然心志恹而內省不安。

情節離奇之妙批

段金順上控和尚法靜誘寡嫂入廟同睡。強要次子落髮爲徒。實則寡嫂久與法靜有私。金順覬覦和尚多金。送其次子入廟爲徒。旋因借錢不遂。捏詞稟縣。法靜略受薄懲。因此懷仇。率衆毆打金順。遂赴督轅上控。

稟稱各節。都屬奇聞。查爾嫂乃寡孀婦。和尚是佛弟子。何得在真武廟中同睡。究係爾嫂自願入廟。乎抑係入廟燒香。被阻乎。還是和尚誘拐入廟。耶。來稟何不明白。聲敍。又稱和尚硬要與爾次子小根落髮。因爾不允。和尚遂喝令徒弟香伙將爾毆打。所呈亦殊含混。小根是爾次子。生在爾家。居在爾室。和尚何從硬要其落髮。來稟都屬駭人聽聞之怪語。其中顯有不實。不情。莫怪該縣杜令擲稟不理也。姑念案關風化。准予飭縣查覆核奪。此批。

互控拐妻之妙批

周良惠先控屈天成誘拐其妻。而屈天成反控周良惠誘拐其妻。

隻馬不駕雙鞍。一女不受兩聘。此係亘古之通例。不變之常道也。乃昨據周良惠稟稱。於光緒十二年。憑媒季心一聘娶姜氏爲妻。迄今生有兩子。忽於本月初五

日被屈天成拐匿東城魯姓家。次日找獲等語。茲據該民稟稱于光緒十一年聘妻姜氏。結褵未久。該民卽往南洋經商。屈天成遂于光緒十二年拐騙姜氏成婚等語。查光緒十一年。江北洪水爲災。姜氏籍隸海門。必係逃荒至江南。爾以薄禮聘爲婦。迨後爾至南洋。諒因幫人爲夥。月薪有限。不能挈眷偕往。只好棄妻於甯。付之不問。姜氏旋因迫於飢寒。改適屈姓。爾自問良心。不能責人以枵腹守貞。故十餘年來。不加聞問。乃突然於本月初旬。路遇姜氏。向理不睬。偕往魯姓家。不從。爾遂老羞成怒。稟縣請究。郁令責爾。應於被拐之初。稟究不應放棄十四年。待其生育後。始行控訴。兼之婚書媒證俱無。擲稟不理。爾怨恨難平。來轅上控。查姜氏是否係爾原配。姑且不論。據稱結褵未久。爾卽往南洋。家中既無恆產。爾又無銀錢接濟。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如何度日。改嫁實爲餬口之計。原可從權。在爾則夫婦之義。早絕無期。破鏡重圓。在屈則伉儷之情。彌深。已得弄璋。迭慶。案經准喚。聽候明斷。此批。

〔評〕此案若經糊塗官。必然拘泥婚姻儘前不儘後之慣例。將姜氏斷歸周良。

惠頓教母子生離。并使十四年有情眷屬。頃刻拆散。幸遇端公。重事實不尙虛文。斷歸屈姓。在良惠夫婦之義早絕。可得可失。而天成與姜氏。沐此深恩。當供奉端公之長生祿位。終身頂禮之也。

失物追賊之妙批

邢桂林家中被竊。控縣追緝。閱久未曾破案。遂向督轅上控。

據稟爾家被竊。失去銀洋衣飾。計千餘金。此係爾自不小心。罹此無妄之災。縣稟雖爲地方官。民間失物。究不能向官追償。來稟措詞。大有訛詐。該縣令賠贓之意。實屬豈有此理。本部堂並非袒護屬官。虐待子民。蓋失竊係爾家晦氣。緝賊乃捕役專司。比差自有縣官作主。豈容失主呼喚捕役。勒限躑緝。耶。特斥不准。此批。

〔評〕被盜後。四參限滿不破。獲縣官僅受撤任處分。不担賠贓責任。竊案而欲縣令賠償。從此知縣無人蒞任矣。特斥不准。理所當然。

堆棧糾葛之妙批

王映蘭爲張元裕之經租賬房。嚴來賓向其租屋。開設堆棧。另給修蓋費八百

金映蘭認作挖租小費。盡入私囊。致修蓋於不顧。因此涉訟。縣訴映蘭失敗。遂赴督轅上控。仍受批斥。

據稟嚴來賓因欲設立堆棧。租到爾東坐落該縣南開大街市房一所。契載押租三千金。每月房金二百元。原訂七月開張。旋因陰雨阻誤。致未能修蓋完竣等語。查該縣南關並非繁盛市區。該屋業已破舊不堪。幸遇此糊塗資本家。亟欲創此新事業。爾東遂得以破屋居奇。得此善價。但市井中居奇固屬恆情。欺騙則有干例禁。據嚴來賓稟稱。親手交爾修蓋費八百金。訂期百日。將房屋修竣。何以屆期後仍未動工。爾稱陰雨阻誤。豈百日期內日日下雨。則該縣早以淪爲澤國矣。爾所以如是延挨者。因見租戶糊塗。可欺。乾沒八百金。修蓋費及至開張期。近雇匠略加修飾。定可遮掩耳目。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敢來欺哄本部堂。耶。着卽遵照原訂圖樣。限期一月修竣。交租戶嚴來賓執管。倘敢違抗。提案重懲。不貸。此批。

〔評〕層層駁詰。語語中肯。宛如快剪哀梨。讀之令我浮一大白。

葬夫爭訟之妙批

韓氏嫁杜思順爲妻。生子而夫死。思順先娶王氏。無所出。收養族子爲嗣。自娶韓氏。王氏與養子卽行分產。另度及扃葬夫。王氏同養子來家鬪喪。因此涉訟。輾轉至督轅。

來稟稱杜思順娶爾爲妻。昔年生子。又稱嫡妻王氏同養子析產另度等語。奇異已極。王氏現同養子來爾宅鬪喪。顯未死亡。既未死亡。何以有妻而再娶爾爲妻。爾始徽州俗例所稱之兩頭大耶。當時杜思順娶爾。當作偏房。嗣經爾生子。後始命家。稱爾太太。其然。爾之身分尙未穩固。宜乎王氏之敢來鬪喪也。差幸王氏無所出。爾得生男。則母以子貴。爾之身分不生問題。據稟爾夫將葬。懇祈批示。祇遵。查爾子杜雲生。係思順親生子。自應破盆頂理。以盡孝道。杜元魁既屬養子。又已析另度。自無無爭論之餘地。惟既隨侍嫡母多年。亦應隨同襄禮。爾亦不得驅逐也。仰卽遵照。此批。

〔評〕此批公允近理。自可平爭論而息訟累也。孔子云。聽訟我猶人焉。必也使無訟。端公其亦猶是也。

母捉子奸之妙批

謝石氏惡子游蕩不事正業。探悉與堂寡嫂童氏有私。遂於黑夜趕往捉姦。其子潛逃。反遭童氏毆打。遂赴縣稟控。不得直。赴督轅上控。其批詞云。

據稟稱爾孀姪媳童氏與爾子云根通姦。屢誡不改。反聽信童氏之讒言。將爾逆忤等語。查爾子不肖。姦污孀嫂。爾當在自己家中管束。不應於黑夜獨往童氏家中尋鬧。慣例拿奸。拿雙。爾子既已潛逃。爾亦當見機速退。何得與童氏口舌相爭。致被童氏批頰。乃係爾教子不嚴。自取其辱。况啓釁之端。實由爾子所開。爾既欲責童氏之荒淫。當先將爾混帳。爾子首送。乃此次呈控。爾子並不在內。真所謂明於責人。昧於責己。仰卽先拘爾子云根到案。訊究此批。

〔評〕謝石氏溺愛不明。縱子姦污寡嫂。不先將子首送。反歸咎他人。豈有此理。端公先提其子訊究。痛快已極。

教師訛詐之妙批

田石生設私塾於江甯漢西門內。旋因修金收不足數。稟縣請追。縣令不理。遂

向督轅上稟。亦以事屬細微不准。復行遞稟請究。其批詞云。

查爾身爲私塾教師。一味纏訟。滿紙胡說。實屬斯文掃地。茲據爾學生家屬倪金春等稟稱。全年修金四十八串。業已付過五次。每次八串。合計四十串。僅欠八串。亦已繳存爾房東郭源茂處。儘爾取用。何得一再來轅瀆稟。爾不過爲來年館地計。故不憚辭費。曉瀆混帳已極。如再不鼠竄息爭。立即提案嚴懲不貸。此批。

捏飾賠墊之妙批

金子良因母舅借銀不還。累其賠墊鉅金。第一次上控。稟詞含混。批令補呈明白。再行核奪。此係二次稟批。

前次稟詞含混。批令補呈明白。再行核奪。那知此次來稟。愈添砌。愈支離。蓋銀錢糾葛。祇須將借自何年。利率若干。并已還積欠之實數。寫得明明白白。使人一目了然。能事已盡。焉用堆砌字眼。求工對仗。爲反致牽強悖謬。令閱者不解。初稱爾故父曾爲姑夫夏百福經手。借到戈姓銀錢二百五十串。迄今已三十二年。累爾父賠墊息銀八十六串等語。而此次來稟。又稱爾故父曾爲姑夫之胞弟夏百福

作中息借戈姓銀錢云云殊堪詫異。究竟夏百福是爾姑夫乎。抑係爾姑夫之胞兄耶。還是爾姑娘一馬雙鞍爾姑夫弟兄聚斃歟。此項姑置不問。查夏百夏既借銀不還。爾父幾次賠墊利銀。何以不赴縣控追。直至現在始由爾一再來轅曉瀆。可恨已極。仰卽提案集訊。如果爾有欺詐行爲。定卽打斷爾之狗腿。此批。

拐逃髮妻之妙批

方本仁聘定毛氏爲妻。成婚一月。毛氏歸甯後。屢接不歸。遂以拐逃控縣。不准。遂向督轅上控。

據稟爾同妻兄毛仲卿。曾在泰隆布號同事。仲卿見爾少年老成。辦事勤慎。遂將其胞妹玉娥許爾爲妻。此之謂愛親結親。後來何至有拐逃另賣等情。而稟稱結婚甫及一月。仲卿卽將毛氏迎歸本籍。爾用書信催歸者七次。皆如洪喬誤投。信息杳然。爾卽親往泰縣尋訪不着。疑爲拐匿。遂赴該縣告發。薛令謂爾尋訪不着。是爾粗心。彌月歸甯。本係慣例。何得遽指爲拐逃另賣。所批頗有見地。茲據爾稟稱。勢必另賣。否則六尺之軀。何至遍找不得。夫拐逃何等罪名。郎舅係屬至戚。豈

可以憑空懸揣之詞。加妻舅以誘拐罪名耶。仰卽邀同原媒。同赴秦縣細加查訪。如果有指留另賣等情。逕向秦縣呈控可也。此批。

〔評〕此案惜無後稟。究竟是懸擬妄控乎。抑拐匿另賣乎。如果係另賣。則聘妻定婚。愈覺容易受騙。晚近世風不古。社會人心。更覺奸詐百出。令人防不勝防。眞堪浩歎也。

馬弁拐妻之妙批

秦成林夫婦。因長子死亡。自身年老。難以謀生。遂將孀媳何氏。招郭生德爲夫。旋被督標馬弁將何氏姑媳一併拐逃。遂赴轅上稟。

據稟稱爾於光緒二十五年。憑媒之據。贅入秦成林家。爲其孀媳何氏之晚托郎。秦氏一門。生養死葬。均由爾負完全責任。共處六年。成林于前年已物故。旋有督標馬弁耿德勝。常到爾家閒談。竟將爾妻何氏。并其姑一併拐逃。爾赴縣首告。錢令因畏馬弁之勢。並不訪拿。以致延案不結等語。查耿德勝一馬弁耳。何至錢令畏其勢而不敢訪拿。况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錢令斷不至如此糊塗。查爾係郢西

客民慣以逃荒爲生計冒認難婦爲妻孥具有姿色者卽以之居竒嫁賣旋又以被拐控案希圖破鏡重圓此等檔案已屢見不鮮只恐爾又係訛賴仰卽派員查覆再行核奪此批

保釋流氓之妙批

雷四因恃蠻毆人被督轅查拿拘押其母哀懇李啓亭向督轅具稟保釋其批辭云

爾太熱心腸爲匪徒作保只恐以後是非多爾將後悔無及查雷四素行不端此次事不干己不問曲直一味逞凶胡鬧持械毆人實屬不法已極處以二年監禁尙嫌失入爾因其母之哀懇頓生惻隱之心願爲雷四担保暫釋兩月以侍母病惟雷四乃兇頑成性之流氓暫釋期內可保不恃蠻滋事耶姑念其母年老多病不忍囚其子而速其死准予暫釋六十日著爾出具切實保結送案存檔如雷四暫釋後再有逞兇肇禍惟該保人是問爾有此膽量否三思而行切切此批

宿廟被戕之妙批

趙恆盛公孫兒子四人。作工返里。夜宿廟中。忽有匪徒入廟。將其子砍去兩腿。赴縣鳴冤。閱久不獲兇犯。遂赴督轅上批。

據稟已悉。此案情節離奇已極。其肇禍之源。都因爾吝惜旅費。不投客寓而宿古廟。演成如此慘劇。既云該匪只有一人。越牆而入。爾於月光下認出。應當叫喚子孫三人。同起擒賊。何得任其砍斷爾子兩腿。仍復越牆而遁。此離奇者一。廟中既有一住持僧。爾既聽得大根極聲叫救。並不喚醒僧人追捕。此離奇者又一大根同睡者二人。何以只殺大根。而不傷他人。爾等身畔既無多金。自非劫財害命。其中必定另有黑幕。姑候緝兇到案。再行核奪。此批。

〔評〕駁詞明晰如鏡